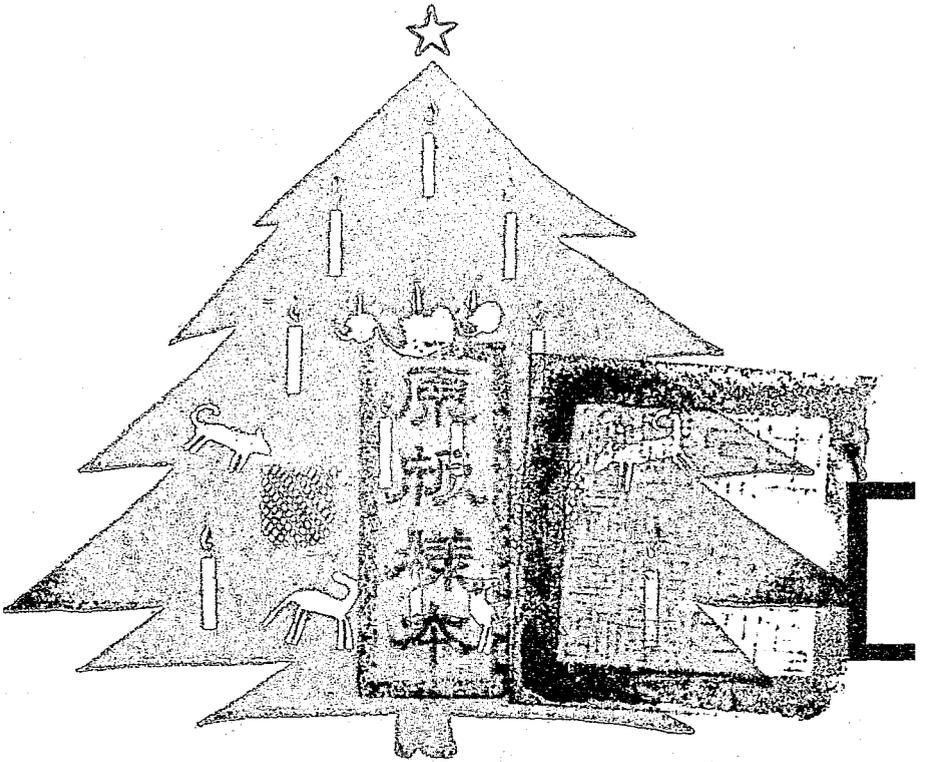


# 小 杉 樹





安徒生晚年賃居於紐葛文時所攝之像

MG  
1534.88  
8/2

# 世界少年女學叢刊

童 話

IX

小 杉 樹



3 1774 3309 5

## 付印題記

安徒生生於一八〇五年，死於一八七五年，今年爲一九三〇年，四月二日是他的一百二十五歲生日，八月四日又是他死後五十五週年的忌辰。故在今年的四月份，他的國人們又在大規模的給他做紀念了，——各處開紀念會，雜誌出專號。安徒生誠丹麥的驕子啊！我們在今年出了好幾本安徒生童話集，總算也是紀念他的一種方式。

現在展在讀者面前的這冊小杉樹，是顧均正先生的第二集，共收七篇童話，每篇的來源，仍照向例抄錄在下面：

第一篇小杉樹，原作收在一八四六年「新的童話」第二集內；安徒生某晚，在皇家劇場觀 Don Juan 一劇的時候，得了一種暗示，回家後當晚就寫了這篇小杉樹。

旅伴收在一八三六年「童話」第二部裏，是他幼時聽到的丹麥民間故事之重述。

荷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是他在希臘和君士坦丁遊歷（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之後做的。

樂園收在一八三九年出版的「新的一集」的第二部裏。他自己說：「我在小孩時候聽到的故事裏，有許多我常常想着還要長一點，樂園就是屬於這一類的：裏面那四面的風似覺還應該多給人家講些事情；極樂園的花園也還要表現得更明瞭些。這時候我就試了一試。」

好人做的，總不錯收在一八六一年出版的「新的故事」的第二部裏，也是他小時候聽到的丹麥民間故事之一，用他自己的寫法寫的。

那是的確的，收在一八五二年出版的「故事集」第一部裏。  
一個大悲哀發表期及來源均無考。

本叢刊編者

於一九三〇，四，二偉大的紀念日。

# 目次

付印題記

小杉樹.....一

旅伴.....三六

荷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六二

樂園.....六六

好人做的總不錯.....七三

那是的確的.....七四

一個大悲哀.....一〇〇



## 小杉樹

在很遠的深林裏，生着一棵美麗的小杉樹，牠所佔據的地位是很適當的；有和暖的太陽，有充足的空氣，四周又生着許多較大的同伴——有些是松樹，有些是杉樹。但小杉樹很想長成一棵大樹。牠並不留心到這溫暖的陽光和這清新的空氣；牠更不留心到那些談笑着走過的，出來採集野葡萄的農家孩子。這些孩子時常拿了一

滿罐（或者貫在稻草上的一串）野葡萄，向牠走來，他們往往坐在小杉樹旁邊，說，「這棵樹是生得多麼嬌小可愛啊！」但這種話在小杉樹聽來卻極不願意。

次年，牠已抽出了一條很長的新枝，下一年，牠還是在長大起來，因為在杉樹，我們可以從牠們枝節的數目，而估計出牠們生長的年數來的。

「哦，只要我能夠像其他的樹一樣大就好了！」小杉樹嘆息地說，「到那時，我將要向四周遠遠地展開我的枝條，從我的枝頂眺望這廣闊的世界。鳥兒要在我的樹枝間造巢；風兒吹過，我可以像別的樹木那樣高傲地點着頭。」

牠對於太陽，鳥兒，和早晚行駛在牠頂上的紅雲，都一點也不感興趣。

到了冬天，各處鋪滿了潔白閃爍的雪花，有一隻野兔，時常一跳一躍地跑來，恰好跳過這小小的杉樹。喔！這使牠如何地忿怒啊！但在兩個冬天過去以後，第三個冬天來臨時，小杉樹已長得很高，野兔只能在牠四周跑跳罷了。

「啊！長起來，長起來變成老樹；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呢，」杉樹想。

在秋天，幾棵最大的樹木，常常被伐木的人砍去；這是每年都如此的，小杉樹——現在已長得很大了——見了，恐懼地顫慄着，因為

那些巍巍的大樹，都帶着破裂的聲音，倒在地上，牠們的細枝是被劈去了，看去樸素纖長誰也認不出牠們的本相。但後來，牠們被裝在貨車上，給馬兒拖出了樹林。但牠們到哪里去了？牠們的命運怎樣呢？

在春天，燕子和鸛鳥從別處回來，杉樹便問牠們道，「你們曉得牠們到哪里去了？你們碰見過牠們沒有？」

燕子對於這件事，一點也不知道，但是鸛鳥像凝思似地點着頭，說道：「是的，我想是這樣吧。當我從埃及飛來時，我看見海上有許多嶄新的船，在船上，有高大的船桅；我想，這或者就是那些樹木吧。牠們的嗅味，極像杉樹。我可以擔保，牠們是很威風的——十分威風的。」

「啊，祇要我長大得足以到海面上去就好了！這海是什麼東西

呢？形狀是怎樣的？」

「這個說也話長了，」鸛鳥說着就飛了開去。

「趁你在少年時代，快樂些罷，」太陽光說，「趁你在欣欣向榮，生機旺盛的時候，快樂些罷。」

微風吻着牠，露珠在牠上面流淚；但是杉樹不了解這些。

聖誕節快近了，小的樹都給人砍了下來，有時候，這種小樹的年紀和長度竟還不及那棵不願靜守只想遠去的杉樹。這些年幼的小樹——正是最美麗的——都保全着牠們的枝幹；牠們被擱置在貨車上，給馬兒拖出樹林去了。

「牠們都是到哪裡去的？」杉樹問。「牠們實在並不比我大，其

中有一棵比我小得多了。爲什麼牠們保全了枝葉呢？牠們被帶去做什麼啊？」

「我們曉得！我們曉得！」麻雀們吱吱地噪着，「在村市的那邊，我們曾從一家的窗裏望進去。我們曉得牠們在那里。哦，牠們穿著得多麼華麗啊，這是你連想也想不出來的。我們從窗子裏望進去，看見牠們種植在溫暖的房內，裝飾着最美麗的東西——像金蘋果啊，蜜糕啊，玩物啊，和幾百支的蠟燭啊。」

「以後呢？」杉樹問，牠一切的枝葉都顫慄了。「以後呢？以後怎麼樣？」

「唔，我們此外不見什麼了。但是，這多分是無比的美麗吧。」

「或者我也有享受這種榮譽的一天呢！」杉樹很歡欣地喊道。「這可比航行海上更好了，我渴望得多麼心焦啊！只要現在是聖誕節就好了！我現在已長得很高大，和去年被砍的樹一樣。喔，只要我裝到貨車上就好了！祇要我到暖室裏，生活在華麗顯煥之中就好了。不過以後呢？是的，以後將有更好的事情，更迷人的事情會碰到，否則，他們何以要這麼裝扮我呢？必定有更偉大的事情，更顯赫的事情要碰到哩；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喔，我忍受着，我渴望着！我自己也不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快樂些罷，」空氣和太陽光說。「在你壯年的時代，及時在樹林裏享些快樂罷。」

但杉樹一點也不感得快樂，只是長着長着；不論冬夏，牠老是蒼翠地站在那里。人家見了牠，便說，「那是一棵很美麗的樹啊！」到了聖誕節時，他已比其牠幾棵樹先給人砍去了。斧頭深深地劈進牠的木髓，樹身便歎了一口氣，倒在地上了；牠覺得有點苦痛——一種昏眩的感覺——全然不能夠想出有什麼快樂，因為牠繫念着少小生長在的故居了；牠知道以後永不能再見牠四周的同伴，像灌木啊，花草啊或者連鳥兒也不能看見呢。這一趟的別離，牠全然不能感到滿意。

等到醒來時，牠已被放在一個廣場裏，和別的樹木碰在一處了。牠聽得有一個人說，「這一棵最好；我們只要這一棵！」

後來有兩個穿灰色制服的僕人跑進來，把這杉樹拿到一間寬大精緻的客室裏。室內四壁懸着圖畫，大火爐旁放着幾個巨大的繪有獅子的瓷瓶，還有搖椅，絲墊的沙發，攤滿了圖畫書的大桌子，和價值數百元的玩具——至少小孩子是這麼說。杉樹種在一個大木盆裏，上面覆滿沙土；但是誰也不能看出這是木盤，因為牠四面懸着綠布，放在一塊極大的五彩地氈上。喔！這杉樹是如何心悻啊！現在要發生些什麼了？僕人和少婦，把牠裝扮起來。在每條樹枝上，他們懸着用顏色紙來剪成的小網，每一個網裏，裝滿了糖果，金蘋果和花生，懸下來像天生在樹上一樣。還有幾百支小蠟燭，紅的，白的，藍的，都縛住在各條樹枝上。洋娃娃和真人一樣——這是杉樹所從未見過的——

在一簇葉子中間盪秋千，還有一顆用金屬製成的寶星高高地固定在樹巔。這真是華麗——不可形容的華麗。

「今晚上，」他們都說，「今晚上要點亮來了。」

「喔！」杉樹想，「只要到晚上就好了！只要那蠟燭點亮就好了！什麼時候纔動手呢？我不知道將要發生些什麼了！或者，其他的樹木要從樹林裏跑出來看我麼？麻雀將要飛到窗玻璃邊來張望麼？我將很快地在此地長大，永遠裝點着飾物麼？」

是的，他猜的很不錯。但是因為牠過於渴望，就覺得有點皮痛，樹木的皮痛，正如人患頭痛時所感得的不適一樣。

後來蠟燭都點亮了。多麼光亮啊，多麼顯煥啊！杉樹全體的枝葉

都有些顫動，因此就有一條翠綠的樹枝，給蠟燭燒焦了。

「哎喲！」少婦喊道；於是她們立刻匆忙地把火撲滅。

現在杉樹連顫動都不敢了；牠恐怕或會失去牠的華美，牠覺得處在這榮華輝耀中，有一些暈眩。和合門開後，便有一羣小孩子盪擁地進來，差不多要把那棵樹倒翻似地；老年人跟在後面，走得很快。孩子靜靜地站着，但一瞬間他們就吵得滿屋子都響了；他們歡快地在杉樹四周跳舞，並且一個個從樹上摘下禮物來。

「他們在做什麼事啊？」杉樹想。「接着又不知要怎麼了！」

蠟燭已燃近樹枝，當牠們燃到下面時，牠們就熄滅了，於是小孩子過來爭搶樹上的東西。喔！他們衝到樹上來的勢頭是多麼猛烈啊，

使一切的樹枝都立刻折斷；假使這樹頂沒有牢繫在天花板上，牠早就倒下來了。

小孩子都拿了美麗的玩具在跳舞。誰也不去留心到小杉樹，只有那年老的保姆，跑來在樹枝間張望着，只怕還有一隻無花果或蘋果遺落在那里。

「講一個故事！講一個故事！」小孩子喊道；他們拖一個肥胖的，老人到樹邊來；老人在樹下坐定，便說道：「現在我們都在樹蔭下，那棵樹也可以聽見我的故事。不過我只能講一個。你們要聽哪一個，是長瘦子呢，還是矮胖子？他從樓梯上跌下去，但後來仍能即王位而娶公主做妻子。」



RONA P. HARRIS

「長瘦子」有的說，「矮胖子」另幾個嚷道，接着便是一陣混亂的喧吵。只有杉樹十分靜默地想，「我不能夠參加麼？我在這裏一點也沒有事情做麼？」因為牠是羣中的一個，也該做牠應做的事情。

那胖子就講述矮胖子了，他從樓梯上跌下去，仍能即王位而娶公主做妻子。孩子們拍着他們小手喊道，「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因為他們本來要聽長瘦子的，但現在卻只聽了矮胖子那個故事。杉樹十分沈靜地想，在樹林中的鳥兒，總不會講這麼一個故事的。矮胖子從樓梯上跌下來，但仍能即王位而娶公主做妻子！

「是的是的！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全都是這樣的，」杉樹想，並且牠相信這事件是真實的，因為講這個故事的人，似乎很漂亮。「哦，誰



能知道呢？或者我也會跌下樓梯去，而娶得一個公主吧！牠快活地希望明晚仍能裝飾着蠟燭，玩具，黃金和果子。「明天我大約不至於顛慄了。」牠想。「我將要欣賞我一切的華美。明天，我又要聽講矮胖子了，或者長瘦子也可以聽得見吧。」

杉樹終夜靜靜地站着，凝思着。

在早晨，僕人和婢女跑了進來。

「現在，我的華美又要煥然一新了，」杉樹想。但他們卻把牠拖出客室，上樓去把牠放在閣樓中的一個暗壁角裏，那里是沒有日光照着的。

「這是什麼意思啊？」杉樹想。「叫我在這裏做什麼呢？以後又

將怎樣？」牠倚着那堵牆儘想，儘想。日夜的過去，於牠已夠那麼多了，但總是沒有人跑進來；到後來有人來了，可是祇來在牆角裏放幾隻大箱子。杉樹現在愈被遮掩得不見人面，似乎已給人忘記了。

「如今外面是冬天了，」杉樹想。「地上堅硬，遮着雪花，人們不能夠來種植我；所以我想：我大概要住在此地等春來了。猜得多麼對！人們是多麼和善啊！祇要這里不這麼陰暗，不這麼可怕的孤寂——連一隻小小的野兔兒都沒有——就好了。在外面樹林裏是何等有趣，白雪高積，野兔跳躍地經過；是的——牠竟跳過我；雖然我當時不喜歡牠。這里真是可怕的孤寂啊！」

「吱！吱！」一隻小鼠叫着爬過來，隨後又跟來了一隻。牠們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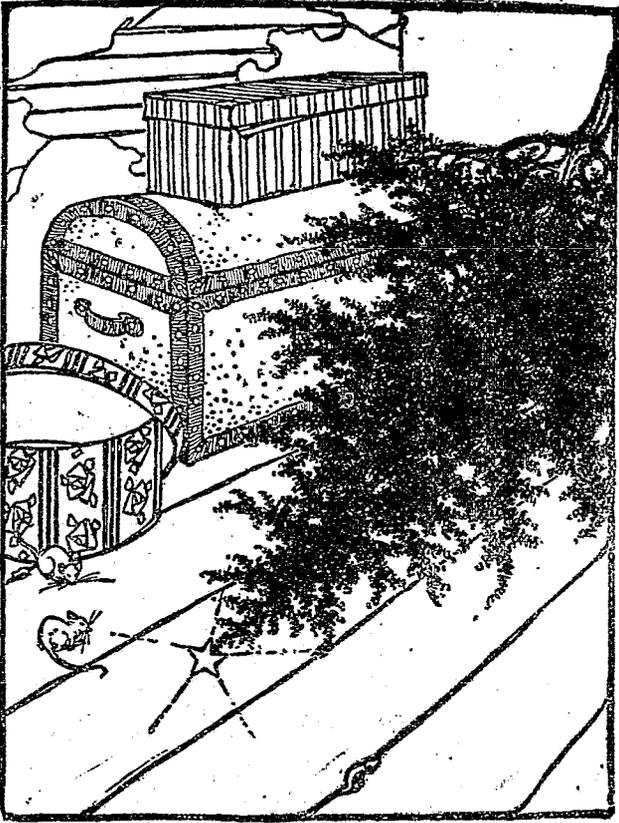
杉樹，並且在枝幹間飛跑。

「這天氣是可怕的寒冷啊，」兩隻小鼠說，「否則就因為在這里是太安適了。你是不是這樣想，老杉樹？」

「我一點也不會老啊，」杉樹說。「有許多樹比我老得多呢。」

「你從哪里來的？」小鼠問，「並且你能夠做什麼事？」牠們是十分好奇。「請把地上最美麗的地方說給我們聽聽。你可曾去過麼？你到過貯藏室沒有——那里的架子上放着密糕，天花板下懸着火腿；那里的牛油燭上好跳舞，瘦時進去，可以到肥壯後出來？」

「這些我都不曉得，」杉樹回答道，「但是我曉得樹林，那里有太陽的照射，有鳥兒的歌音。」



於是牠就講述牠童年時的事情了。

小鼠們一向沒有聽見過這種事情，牠們便靜聽着說，「喔！你的閱歷是多麼豐富啊！你從前的生活，一定是很快樂的！」

「我麼？」杉樹答道，牠又想起牠自己所說的事情了。「是的，在全生活中，那的確是一個快樂的時候。」但隨後牠就講出牠在聖誕節晚上的事情，那時，牠曾經裝飾着糖菓和蠟燭。

「喔！」小鼠們說，「你那時是多麼快活啊，老杉樹！」

「我並不老啊，」杉樹說。「我纔從樹林中出來——就在今年冬天，我還很年輕呢。」

「你講得多麼有趣！」小鼠們說。



次日夜間，牠們和四隻另外的小鼠，來聽杉樹的故事；牠越是講，越是把往事說得清楚起來，牠想，「那些真是快樂的日子啊！但是牠們也許會再來的——牠們也許會再來的。矮胖子從樓梯上跌下去，但是後來仍能娶得公主。或者我也會娶得一個公主吧！」於是杉樹便想起那生長在樹林中的美麗的小赤楊樹了；在杉樹看來，這赤楊樹倒是個真的可愛的公主。

「誰是矮胖子？」小鼠們問。

杉樹便把這件故事原原本本地講了。牠講得一個字都不曾漏去；小鼠們聽了，歡欣地在枝頂上跳躍。後一夜，就有更多的小鼠跑來，在某禮拜日，竟有兩隻大鼠也跑來了；但牠們覺得那個故事並不分有趣，這使小鼠們十分不快，因此，牠們就不像以前這麼歡喜牠了。

「你只曉得這一個故事麼？」大鼠問。

「只有這一個，」杉樹答道。「我聽得這一個故事，是在我一生中最快的樂的一晚；我現在不能夠想像出當時的快活了。」

「那是一個很可憐的故事。你可曉得關於醃肉和蠟燭的事情麼——在貯藏室裏的一個故事？」

「不會，」杉樹說。

「那末，我們大可不聽你講了。」大鼠們說。

牠們說着，便跑回自己的同伴中去。小鼠後來也走開了；於是杉樹歎息地說，「當那些小鼠圍坐在我四周，而聽我講話時，是多麼有趣啊。現在呢，這事已成過去。但我要記得，當我給人帶到外面時，我一定要好好地尋一點樂趣哩。」

但是這機會到什麼時候纔來呢？一天早晨，有人到閣樓裏來整理物件，箱子是被拿去了，同時把杉樹拖出壁角，不經意地擽在地板上；但立刻有一個僕人跑來，把牠拖到照得着太陽光的樓梯口。

「現在生機又到了！」杉樹想。

牠很感到清新的空氣，和初昇的陽光——不久牠已在外面的

廣場上了。一切都很快地過去，使杉樹無暇再注視到自己，因為牠四圍可注意的東西太多了。廣場靠着一所花園，那里一切的東西，都在開花；薔薇新鮮地芬芳地懸在短垣上，菩提樹開滿了花，燕子前後飛翔，叫喊着，「吉利！吉利！我的愛人來了！」但牠們的意思，並不是指點杉樹。

「現在，我將復活了，」牠快活地說，並且竭力想伸展牠的枝條；但是，唉！牠們都已枯黃了。牠是躺在一個壁角裏，混在葶麻和莠草的中間。繫着在樹頂的那顆金黃的寶星，在太陽裏照得雪亮。

廣場裏有一羣快樂的小孩子在玩耍，他們就是聖誕節晚上圍着杉樹跳舞的那些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看見那顆金星，便去把牠

摘了下來。

「你們看哪，那個東西仍舊在這醜陋的老杉樹上，」孩子說着，隨即在樹枝上重重地蹬了一腳，於是杉樹的枝條，都折裂在他的皮靴底下。

杉樹望着一切盛開的花，和園子裏的美麗；牠又看看自己，覺得反不如仍舊在閣樓中的暗角裏好；牠想着在樹林中活潑的青年時代，快活的聖誕節，和閣樓中的那些小鼠——牠們這麼歡悅地傾聽矮胖子的故事。

「過去了！過去了！」可憐的老樹說。「事情過後，我纔能感到歡快！快過去了！過去了！」



僕人跑來把杉樹砍成小片，縛成一網，放在那里。在大的釀酒鍋下，杉樹很光亮地燃着了，牠深深地歎息，每一口氣，都像是一顆小的彈丸；小孩子——他們正在那里玩耍——都跑來坐在火旁，望火裏面吹着，「呼呼！」但是當每一個爆裂——就是一個深深的歎息——發生時，杉樹便想到在樹林裏的一個夏天，或者星光閃閃的冬夜；他想到聖誕節的晚上的矮胖子——牠所聽見的，和講得出的唯一的故事；這樣杉樹便燒過了。

小孩子在園裏玩着；那最年幼的孩子的胸前，佩着一個黃金的寶星——就是杉樹在最快活的一晚上所佩的。東西現在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杉樹的一生是過去了，而那個故事也要過去了！過去了！——一切的故事，都是這麼一回事啊。



伴 旅

可憐的約翰，是非常的憂悶，因為他的父親病得很厲害，不能再希望痊癒了。在這間湫隘的臥房裏，除了他們父子倆以外，便別無他人；桌上的油燈快要熄滅，時候已夜很深了。

「你是一個孝子，約翰，」病着的父親說。「天將要保佑你生在世上。」說時他用着慈愛真摯的目光來望着他，然後喘了口深長的氣息，就死了。這正像他睡着了一樣。但是約翰嗚咽痛哭，因為他現在已沒有一個知心的人在世界上了，既沒有父母，也沒有姊妹兄弟。可憐的約翰！他長跪在牀邊，狂吻他亡父的手，揮了許多沈痛的眼淚；但後來，他眼睛閉上了，他熟睡了，把頭枕着在堅硬的牀板上。

他做了一個奇異的夢：他看見太陽和月亮都向他行禮，他從新

見到他健康安好的父親了，他聽見父親的笑聲，這笑聲和他向來快活時所常發的笑聲一樣。一位美麗的姑娘，在她纖長的秀髮上戴了一頂金冠，伸出她的手來握着他；他的父親說，「你看，你的新娘是多麼美麗啊？她是全世界無比的美人。」於是他醒了轉來，一切的華美都消失了。他的父親正僵直地冰冷地躺在牀裏，沒有誰來陪伴他們。可憐的約翰！

在下一個星期，那屍體被埋葬了，約翰緊緊地跟在棺材後面，因為他現在將永不能再見這位極疼愛他的好父親了。他聽得他們在把泥土堆到棺材蓋上去，便駐足看着這棺材的最後的一角；但是等到其次的一滿鏟泥土堆上去之後，連這一角也掩沒了；於是他覺得

他的心猶如迸裂了一樣，他是多麼悲傷啊。他周圍的衆人在唱一首聖詩，這聲調非常好聽，於是淚珠兒就簌簌地從約翰的眼中流了出來；他哭了，這一哭在憂愁的他，倒也好一抒積怨。太陽光輝耀地射在蒼翠的樹木上，好像將要說，「你不用再悲愁了，約翰，你看這天空是青得多麼美麗啊？你的父親是住在那上面，他祈禱上帝來保佑你永遠順利。」

「我將要常常行善，」約翰說，「然後我可以到天上去會見父親；當我們再得相見時，那將要如何地快樂啊！那時候，我將有很多的事情來告訴他哩！他也要告訴我許多的東西，並且把許多天上的繁華，像他在地上教導我那樣地解釋給我聽哩。喔，那將要如何地快樂！」

啊！

他很率真地自己幻想着，倒忍不住笑了，然而眼淚卻仍舊在他的兩頰上流下來。小鳥躲在栗樹裏叫着，「幾微！幾微！」牠們很歡樂和愉快，雖則牠們也曾參預這回葬禮，可是牠們很知道，這死者現在是在天上；牠有了翅膀，比牠們的更強大更美麗；他現在很快樂，因為他在地上時是一個善人；爲了這些，所以牠們都很歡喜。約翰看見牠們從綠樹林中飛起來，沒入很遼遠的空際。他就很渴望也和牠們一樣。的飛翔。他先用木頭來做了一個大十字架，去豎在他父親的墳上；當他在晚間把十字架拿到墳場上去時，他看見那里已鋪滿了砂礫和鮮花；這都是些陌生人所撒下的，因爲他們大家都眷愛這位已故

### 仁慈的父親。

下一天早上，約翰打好他的小包裹，腰帶裏放了他全份的遺產，一共是五十個金幣和幾個銀幣；他拿了這點，錢要到世界上去漫遊。但是他首先走到墳場上，去參見他父親的塋墓，他默誦了禱詞後，就說，「再見，親愛的父親，我情願常常爲善，這樣你不妨去祈禱仁慈的上帝，使我常常順利。」

他所經過的田野，一切的花兒，都新鮮和煥爛地站在和暖的太陽光裏；牠們在風裏點頭，好像牠們將要說，「歡迎你到這綠色的原野裏來！這裏不可愛嗎？」但是約翰一再回頭來望着那個老教堂，他在小時候曾經在這個教堂裏受洗禮，並且在每個星期日，他總同了



他的父親到那里去做禮拜，和唱讚美詩；這時候，他望見在教堂塔頂的一個窗口裏，站着戴尖頂小紅帽的尼息（丹麥的一種和善的小魔——譯者），正屈臂遮住了臉孔，以蔽太陽的光耀，約翰向他點頭告別，小尼息，湯着他的紅帽，又把他的小手放在懷裏，不住地向約翰親他的手，以表示他祝賀這位旅行者交上好運，並且希望他有一次順利的旅行。

約翰正在想着他將要在這浩渺的錦繡世界裏去觀看的一切美麗的東西，他越走越遠——遠過他以前所曾到過的地方。他全然不認識路徑，更不認識他

所遇見的人民。現在他是遠在異鄉了。

第一夜，他只好躺在田野裏的一堆乾草上安息，因為他沒有別的牀鋪。但是那樣倒是很幽雅的，他想；就是做國王也不見得更好一些。那里全是曠野，有小溪，有草堆，上面還有藍色的天空；那真是一個精緻的臥房呢。開紅白色小花的綠草，便是地氈；接骨木和野薔薇叢，便是瓶中的花；做臉盆的，他有一條潔淨的溪流。在那里，蘆葦向他鞠躬，並且祝他「晚安」和「晨安」。月亮實是一盞大的燈，高高地懸在藍色的天花板下面，並且那盞燈永不會失火燒着了帳子。因此約翰安然熟睡，終夜沒有醒覺，直睡到太陽昇了起來，一切的小鳥正在四周唱着，「晨安！晨安！你這時候還不起來嗎？」

到教堂裏去的鐘聲是在響了；這天是禮拜日，居民都跑去聽講道，約翰跟着他們去，唱了一首讚美詩，並傾聽着上帝的話（即指聖經——譯者）。這對於他，猶如在自己的教堂裏一樣——他曾經在那里受洗禮，並且同他的父親唱讚美詩。

在教堂外的廣場裏有許多的墳墓，其中有幾個墳上生着豐茂的雜草。他因此想起了他父親的墳墓，將來必定也要像這幾個一樣，因為他不能夠去拔除莠草和從事修飾了。於是他坐下來拔去了長的雜草，豎起那跌倒了的十字架，拾回被風吹去的花圈來放在原地方；因為他想，「我現在雖然替別人整理墳墓，但也許有人將同我一樣地去整理我父親的墳墓呢。」

墳場門外站着一個老乞丐，手裏撐着一支拐杖。約翰把他所有的銀幣分幾個給他，然後離開那里，歡快地望這廣大的世界裏去了。旁晚時，天氣異常陰惡。他急忙忙去尋找安身之所，但黑夜立刻就來到了；最後他走到一隻孤立在一個山頂上的小教堂邊。

幸虧門兒沒有關上，他就溜了進去；他打算在這裡暫息，靜待風雨的過去。

「我就在這里的牆角裏坐下來罷，」他一面跑一面說，「我是很疲乏了，應該稍微休息一下。」於是他坐下來，合着手，致他的晚禱；他也無暇顧慮一切，早就酣然熟睡，那時候外面卻正在雷電交作。

他醒來時，是在半夜；但風雨已經過去了，月亮從窗裏穿進來照

着他。在教堂的中央停了一具開蓋的棺材，裏面有一個死屍，還沒有安葬。約翰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因為他有一種很坦白的心地，並且他很知道死者是不會傷害任何人的。只有活的惡人纔會傷害人。但兩個這樣的活的惡人正好站在死者的近旁。這死者是寄放在這教堂裏等待安葬的。他們對他懷着惡意，他們不讓他安靜地躺在棺材裏，存心要把他拋棄在教堂門外——可憐的死者啊！

「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做呢？」約翰問，「那是錯誤的殘忍的。看了上帝面上，讓他息着罷。」

「胡說！」這兩個兇惡人的說，「他曾經詐騙我們。他欠了我們的錢，不能夠償還，現在他又是死了，我們將一個錢也拿不回哩！所以

我們要報復一下；讓他像一條狗也似地躺在教堂門外。」

「我一共只有五十塊錢，」約翰說，「那是我全份的遺產；但是你們若肯誠實地允許我，安然離去這死者，我就樂於把這筆錢送給你們，我情願沒有那筆錢，獨自跑開去。我有着強壯的四肢，上帝將要常常保佑我。」

「好，」這兩個可厭的惡人說，「假使你肯替他償還欠債，我們大家都答應你，一點也不去觸犯他，你放心好了。」於是他們拿了約翰所送給他們的錢，高聲地笑着他的好性格，自管走了。但是他把那拖出在外面的屍體，仍舊放回棺材裏，然後合攏了他的手，說聲再會，很滿意地走進大樹林去了。

他在從樹枝間穿入的月光中，看見很美麗的小妖在他的四周快樂地跳舞。他們並不因他走近而覺得驚恐；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個很和氣的孩子；只有那種惡人纔永不會看見小妖啊。其中有幾個還不到一個手指長，他們纖長的黃髮是用金梳來梳起；他們正一對對地站在樹葉和茂草的大露珠上盪着玩，有時候露珠滾了開去，他們就掉在野草的長莖幹間，時常使其他的小妖中發出一陣狂笑和吵聲。去看他們這樣玩，真是非常地有趣。他們唱着歌，約翰很明白地記得，那些美麗的歌，他在小孩子時候曾經學過。頭上帶銀冠的花蜘蛛，擔任替他們在樹枝間造起吊橋和宮殿；當小露珠墜在這上面時，牠們就在月光中閃爍着好像是光亮的玻璃。他們這樣地繼續下去，直

到太陽出來時方纔停止。於是小妖們爬進花叢裏，風兒捲起了這吊橋和宮殿，將他們像蛛網似地飄到空中去了。

正當約翰離開樹林，一個響亮的人聲音，在後面叫他道，「噲，朋友！你旅行到哪裡去啊？」

「到這廣漠的世界裏去！」他回答道。「我祇是一個貧苦的孩  
子，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但是上帝將要保佑我。」

「我也正在到這廣漠的世界裏去，」這陌生人說，「我們互相結伴着去，好不好？」

「那是最好了，」他說，於是他們一同前進。他們不久就更要好起來，因為他們都是好人。但是約翰覺得這陌生人比他自已更聰明，

他差不多曾經游歷過全世界，差不多能夠熟悉一切的事物。

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了，他們坐在一株大樹底下喫早膳；那時恰巧有一個老婦人跑來。她的年紀已經很大，背脊駝得差不多像對摺了似地，手裏撐着一根拐杖；在她的背上，負了一捆從樹林中拾來的柴料。她的圍裙是撩起的，約翰看見有三大束鳳尾草和一些楊柳條自其中向外轟出着。當她走近他們時，她的足溜了一溜；她就倒在地，高聲痛喊，因為她的腿已經折斷了，可憐的老婦人！

約翰立即提議，他們應該把這老婦人送回到她的家裏去；但是這陌生人解開他的袱包，拿出一隻小盒子來，說，其中有一種油膏，可以立刻治好她的腿，使她變得和素來一樣的強健，這樣，她就能夠自

「那個價值委實太貴了！」老婦人說，同時很奇特地點着頭，她好像捨不得這些鳳尾草梗，然而她到底不喜歡折斷了腿躺在地上的，所



已跑回去，好像她的腿沒有折斷過一樣。不過醫好之後，他要她帶在圍裙裏的三束鳳尾草做報酬。



E.F.

以她只好拿來給了他。於是他用些油膏來搽在她的腿上，不久，這老婦人早已站了起來，走得比未折腿前反而更爽健了——油膏竟有這樣大的效力呢！不過這奇異的油膏，卻不是化學師那里所能買得到的。

「你要這三束草梗來做什麼用呢？」約翰問他的旅伴道。

「喔，牠們可以當作很好的掃帚，」他回答說，「我很喜歡牠們。因為我是一個好奇想的人。」

於是他們再一同前去，走了好一段路。

「天色變得多麼黑暗啊，」約翰指着前面說，「你看那些可怕的濃雲。」

他的旅伴回答道，「不，那些不是雲，牠們是山——大的高的山，我們在山頂上，可以高出雲端，站在清潔的，通暢的空氣中。相信我吧，登到這麼高的地方是很愉快的！明天我們一定就可以遠遠地跑進這個世界了。」

但是這些山並不像他們看去這麼近；他們足足實實走了一整天還沒有得到那里，路上經過了高入天際的暗黑的樹林，和大如市鎮的亂石堆。走這樣的路，自然是一件很難的事，因此約翰和旅伴就到一家路旁的旅館裏去休息，預備到了明天早上，他們可以再振作精神來趕路。

在旅館的大客廳中，集有許多人，因為有一個人在那里演木

偶戲。演戲的人剛只搭好了他的小戲臺，衆人團團地坐在四周預備觀看。在正對臺前的最好的座位裏，坐着一個肥壯的老屠夫；他的旁邊有一隻猛犬，他圓睜着兩眼，神氣很像要咬人。其實在這一室裏，不論什麼人都是這樣的神氣的。

現在，戲開幕了；這是一齣很美妙的喜劇，其中有一個國王和一個王后；他們坐在一張絲絨的御座上，他們頭上帶着金冠，外套下綴着長裙，因爲他們很有錢，所以他們能夠服飾得這樣地闊氣，在各扇的門邊，站着極美麗的木偶，有玻璃的眼睛，和長大的鬚髭，掌執開閉的責任，使清新的空氣可以流進屋子裏來。這齣戲是很歡快的，完全沒有哀感。但是那隻猛犬不知想着了什麼！——正當王后站起來走

過臺上時，他趁主人的不備，突然跳到臺上，用他的牙齒來咬住了王后的纖細的腰部，把她撕成兩段。這真是非常的可怕啊！

這可憐的玩木偶戲的主人非常驚駭，並且很悲傷他的王后；因為她是他所有的最精緻的木偶，現在這猛犬已把她的頭和肩胛折斷了。但是衆人散去之後，和約翰同來的陌生人說，他能夠弄好她；於是他拿出他的盒子，用那種治愈老婦人的腿的油膏來擦在木偶身上。剛剛當這木偶擦過之後，她又變得很好了；她的頭和肩胛已經接好，並且她竟能自己舉動她的四肢；現在不必得再用線來牽扯，因為這個木偶除了不能開口之外，竟動作得宛如活人一樣了。那個做木偶戲的人非常快活，他現在不用再牽扯這個木偶。她能夠自己跳

舞，這是別の木偶所不會做的。

當黑夜來到，旅館裏一切的人都已上牀安睡時，忽然有人發出一種很可怕的嘆息，接着久久不斷，於是他們就都起身來看：這究竟是誰。演戲的人跑到他的小戲場裏去，因為嘆息聲音就是從那邊傳來的。一切の木偶——國王以及他有所的朝臣——都混雜地躺着；發悲慘的嘆聲的原來就是他們，他們的巨大的玻璃眼睛，閃閃地睜着，因為他們要像王后這樣地用油膏來擦擦，使他們可以能夠自己動作。王后立刻雙膝跪下，脫去了她美麗的冠冕，似乎懇求說：「請把這頂冠冕從我拿去了罷，但是要請你設法擦擦我的丈夫和我的朝臣！」於是這可憐的人，這小劇場和木偶的主人，禁不住哭了，因為他

着實替他們發愁。他立刻去和旅伴商量，答應明天晚上所演得劇資完全都送給他，只要他肯替他揀抹四五個木偶。但是旅伴說，他一點也不要什麼，只要那人身邊的所佩的寶刀就夠了；他接受這柄寶刀之後，就揀抹了六個木偶，他們便立刻很快活地跳舞起來了，於是使一切的女郎，活的人類的女郎，也都跟着跳舞起來。車夫和廚娘跳舞了，侍者和使女跳舞了，接着連一切的看着客，鐵鏟和火鉗也都加入；不過像鐵鏟牠們，纔一跳躍，便當場跌倒。是的，那一夜真是快樂極了！

第二天早晨，約翰同他的旅伴別了衆人，爬上高山，穿過大松林走去了。他們走得很高，末來，在他們下面的教堂尖塔，看去像萬綠叢中的小櫻桃，他們能夠望到許多許多里以外的極遠的地方，那里他

們都從未到過。在這美麗的世界中的這麼多的華美的景色，爲約翰平生所從未得見。太陽和暖地在清新的碧空中照着，在山嶺之間，他能夠聽得到獵人歡愉地，甜美地吹着他們的號角，這使得他的眼淚不自主地直淌了下來，他禁不住喊道，「天地的待我們人類是多麼優厚啊，給我們以這世界裏的一切的華美了！」

旅伴也合着手站在那里，遙望着擁在暖和的陽光中的樹林和市鎮。同時，在他們的頭頂，有一種悅耳的歌聲傳來：他們抬起頭來只見一隻很大的白色的天鵝，在空中迴翔飛舞，他唱着歌，這種聲調的美麗，簡直是他們向來所未曾聽見過的。但是歌聲漸漸低下去，低下去了；牠垂下牠的頭，很緩慢地沈到他們的足邊，就死在那里，這美麗

鳥啊！

「這兩隻翅膀是多麼漂亮啊，」旅伴說，「像這隻鳥所有的翅膀又潔白又巨大，是很珍貴的呢；我要帶牠們去。你我得着的寶刀，現在不是很有用了嗎？」

於是，只一刀，他已把死天鵝的翅膀割下，因為他要把牠們保存起來。

他們現在已走過了許多許多里的山嶺，到後來，他們看見前面有一個極大的市鎮，市中數百個高塔在太陽光裏閃着，像銀子的一樣。在市鎮的中央，是一所雄壯的大理石的宮殿，用赤金來做屋頂。國王就住在那里。

約翰和旅伴並不遲就跑到市鎮裏去，他們先到鎮外的旅館裏去暫住，這樣他們可以自己換了一身好衣服；因為他們走到街上去，要外表看去神氣一些。旅館主人對他們說，國王是一個很好的人，他永不傷害任何人；只有他的女兒，是的！她是一個極壞的公主。她是美麗得極頂了——沒有人能夠像她這樣的秀麗和銷魂——但是這有什麼用呢？他是一個惡極的女妖，有許多的勇敢的王子，都死在她的過失中。

她允許一切的人去向她求婚。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是王子也好，是乞丐也好；對於她什麼人都是一樣的。她只要人猜出她所想到的三樣東西。假使他能夠猜中，她就嫁給他，並且在她父親死後，他還可

做全國國王；但是假使他不能夠猜中這三樣東西，她就要將他縊死或殺死！這個美麗的公主是這樣地兇惡和奸險。她的父親，這老國王，很憂慮這件事；但是他不能夠禁止她這樣作惡，因為他曾經說過，他總不去干涉她的戀人；她喜歡怎麼做就怎麼做。但是想贏得公主而來猜謎的每一個王子，結果卻總被縊死或殺死。猜的人雖則時常被入警戒，可是等到他要求愛的時候，便什麼都忘記了。老國王很慨嘆這種悲慘和災禍，他每年中常有一整日和他所有的兵士們跪着祝禱，要希望這公主變做善人；但是她終於不曾變換性格。喝白蘭地的老婦人，在喝酒之前，常常將酒用顏色來染黑了；這是她們表示悲悼的方法——而實在，她們也不能想出更好的辦法了。

「這可惡的公主！」約翰說：「她實在該喫一頓棒；這樣或會使她改改性子。只要我做了老國王，我一定要責罰她！」

在後，他們聽得外面有人喊着「啊啊，刮刮叫！」原來是公主走過了，她委實生得很美麗，使大家都忘記了她的兇惡，所以他們都喊道：「啊啊，刮刮叫！」十二個漂亮的童女，都穿着白綢的長衣，每人手裏拿了一朶黃金色的鬱金香，騎着灰黑色的駿馬衛護在她旁邊，公主自己坐的是一隻雪白的良駒，駒的身上滿飾着金鋼鑽和紅寶石；她的騎裝全是用金帛來製成，她手裏的鞭子，看去像一條太陽光。她頭上的金冠正像天上的小星，她身上的斗篷卻是用一千多隻美麗的蝶翅來縫成的。這些我們且不要去管牠，只說她自己，便已比她的

衣服可愛得多了。

當約翰看見了她，他的面龐紅得像一點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了。公主的容貌，正像他在父親亡故這一夜所夢見的那戴金冠的美麗姑娘一樣。他覺得她非常可愛，不由得他不十分的迷戀了。她必不會是一個兇惡的女妖，人們猜不中她的謎兒，她就要把他們縊死或殺死的——他想。

「不論什麼人都可以向她求婚，就是最窮苦的乞丐也可以。我真要到宮裏去了，因為我禁不得不這樣做啊！」

人家都叫他不要去嘗試，因為他一定要像其餘的人這樣失敗的。他的旅伴也想去勸止他，但是約翰想，這結果一定很好。他刷淨了

他的靴子和外套，洗淨了他的臉孔和手指，梳好了他的美麗的黃髮，然後獨自一逕跑進鎮中，到王宮裏去。

「請進來！」老國王說，那時候約翰正在那里敲門。

約翰推開了門，見老國王穿着梳粧衣和繡花拖鞋過來招待他；他的頭上戴着王冠，一隻手拿了銀杖，另一隻手拿了金球。「稍微等一下！」他說，同時把金球夾在臂下，以便伸出手來和約翰握手。但是當他知道他的客人是一個求婚者之後，他立刻開始很悲痛地飲泣了，他的銀杖和金球都掉在地上，他不得不拿起他的梳粧衣來揩拭他的眼睛。可憐的老國王啊！

「丟了這種念頭罷！」他說。「你必定得不到好結果，和從前所



有的人一樣。好，你來看啊！

於是他領他到公主的娛樂園裏去。那里有一種很可怕景象！在每棵樹上掛着三四個王子的屍骸，他們都會向公主求婚，而不會猜出她所想的謎兒。每當微風吹過，所有的骸骨都互相碰撞起來，響得把小鳥都嚇怕了，不敢飛到這園子裏來。一切的花都縛住在人骨上，花盆裏站着那可怕的骷髏，露齒獰笑。好一個公主的花園啊！

「現在你總看見了，」老國王說。「你的遭遇，將要和這些人的遭遇一樣；所以最好，你還是把這種念頭丟了罷。你委實將要使我不能快活，因為我對於這些事情很着急呢。」

約翰親着這和善的老國王的手，說：「這事必定很順利，因為他非

常爲這美麗的公主所迷惑了。

恰巧這時公主騎着馬，同了她所有的貴婦，到花園裏來；他們就跑過去祝她早安。她看去很美麗，過來和約翰握手。那時候他比以前更其愛她了——她一定不會是一個女妖，像人家這麼說。於是他們一同走到廳堂裏，小僕人拿了糖果和薑餅果來侍候。但是這老國王心裏很憂愁；他一點東西也不能喫。更加那種薑餅果，他喫起來是嫌硬的。

當下就約定，約翰在下一天早上，仍舊要到宮裏去，那時候審判官和全體的朝臣都須出席來聽他的回答是否成功。假使事情進行得順利，他還須來第二次；但是至今還沒有一個人曾經猜對過第一

次的問題，因此他們都失去生命，更哪里會猜到第二次呢。

約翰一點也不顧慮到他或會失敗。他反而很快樂，只念念不忘於這美麗的公主。他很自信總可過得這個難關，至於這難關如何過去，那他卻沒有想到，並且也不願意想到。他沿路帶跑帶跳地回到旅館裏，他的旅伴正在那里等候他。

約翰不住地說起公主待他如何有禮貌，她的面貌生得如何美麗。他申說他已經在盼望明天了，他要到宮裏去試試他猜謎的運氣。但是，旅伴搖搖他的頭，很是頹喪。「我好生愛你！」他說。「我們已經住在一塊兒很長久了，然而現在我已經把你失去，你可憐的親愛的約翰啊！我將要哭了，不過我不願意擾亂你在我們同處的最後

一晚的——恐怕如此——快樂。我們要快樂，非常地快樂！到明天，你去了之後，我可以很痛快地哭起你來。」

全鎮的居民，立刻都知道已有一個新的求婚者來向公主求婚了；因此他們都非常悲傷。劇場忽然關閉了；賣糕餅的婦人，把黑紗條迴繞在她們的糖豬上；國王和牧師跪在教堂裏。大家都在十分悲悼，因為他們都想約翰的遭遇，必不會比以前求婚的人所遭遇的更好一些。

到了黃昏的時候，旅伴調合了一大罇的甜酒，對約翰說，「現在我們必須要很快樂地喝一點酒，以祝公主的健康。」但當約翰纔喝完第二杯酒時，他已變得很疲倦，連眼睛都睜不開來，於是他就昏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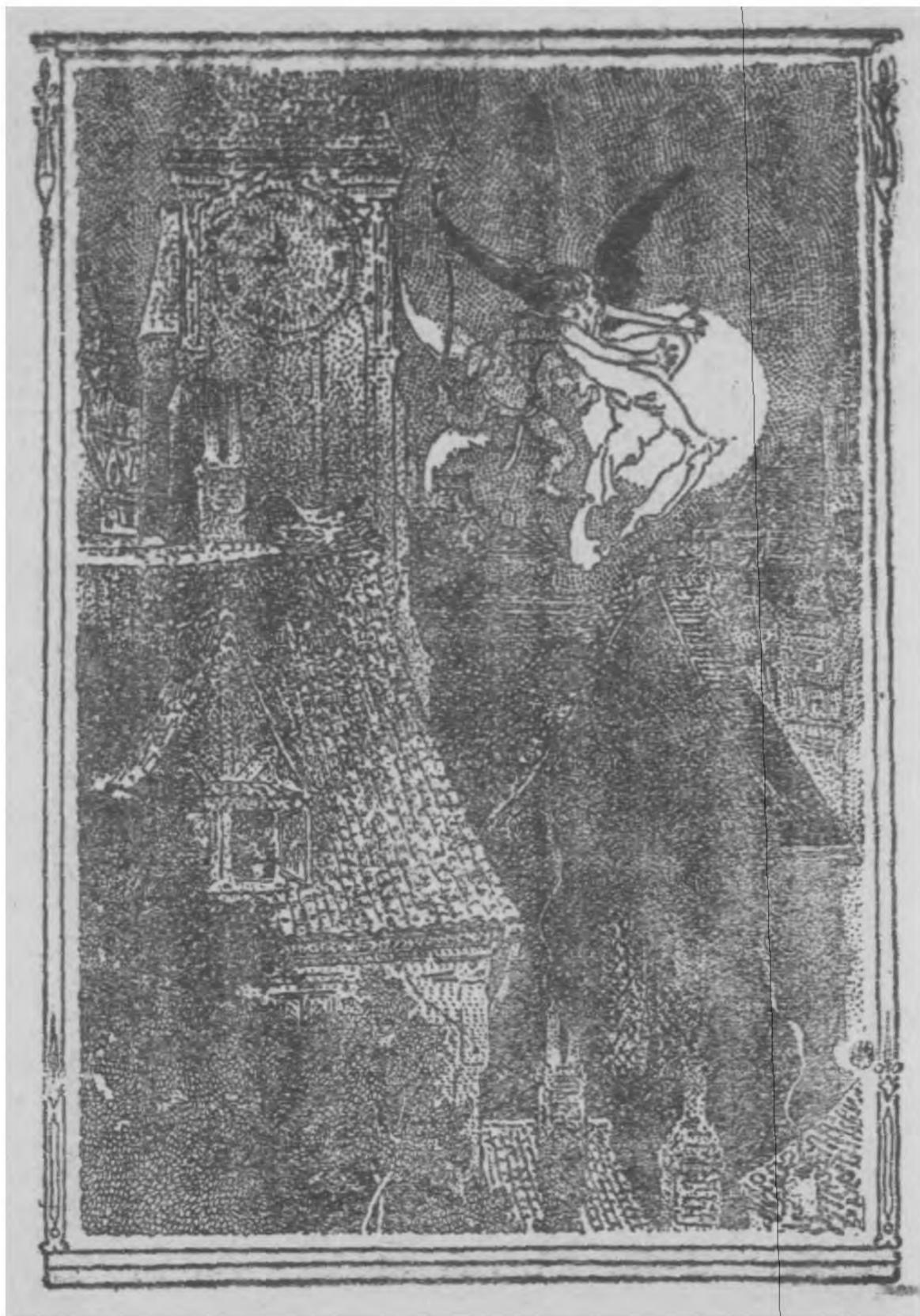
地入睡了。旅伴輕輕地把他從椅子裏扶起來，放在眠牀裏；等到天色將近黑夜，他就拿出了從天鵝身上割下來的兩隻大翅膀，縛在他自己的肩胛上。然後他又將跌斷腿的老婦人所贈給他的鳳尾草梗，揀一根最長的來放在袋裏；於是他開了窗飛出去，越過市鎮，一逕飛向王宮，躲在窗下的壁角裏；從這扇窗，就可以望進公主的臥室。

全鎮一切都已靜寂了。現在時候是十一點三刻，窗子忽然開開了，公主披着很長的白斗蓬，上面有墨黑的翅膀，跑出來飛越過市鎮，向一個大山裏去了。但旅伴施了一種隱身術，使她全然看不見他，而飛着跟在她後面，又用他的鳳尾草梗來打在公主的身上，他每打下，公主的身上便真地流下血來。喔，這樣的一次空中的飛行啊！大風

吹着她白色的斗蓬，使牠飽張着像船帆一樣，月光從她斗蓬的薄綃中透過，照下地面來。

「怎麼下冰雹了！怎麼下冰雹了！」公主每受了一下打，便這樣地說；因為這個使她非常難受。後來，她飛到山邊，在山壁敲了幾下。於是雷霆般的一響，這山一分爲兩，公主便跑了進去。旅伴也跟着進去，因為沒有一個人能夠看見他——他施過隱身術了。他們經過一條長的甬道，那里的牆壁顯得十分奇特：有千來個紅熱的蜘蛛，在牆壁上跑下，亮得像熾火一樣。隨後，他們走進一間用金銀來築成的堂；花兒大得像向日葵，紅的，藍的，都亮晶晶地生在牆壁上；但是人能夠攀折這些花，因為這花梗是些最醜陋的毒蛇，而花瓣乃





是從牠們嘴裏吐出來的火焰。天花板全都遮着閃亮的火螢，和藍灰色的蝙蝠——牠們不住在鼓着薄的翅膀。這景象是非常地可怕！在地板的中央，是一個寶座，由四副馬骨曳行，馬骨上用火紅的蜘蛛來做駕具；寶座自身是用乳白色的玻璃來做成的，椅墊是些互相咬住了尾巴的小黑鼠。在寶座上方，張着一頂粉紅色的蛛網的華蓋，上面綴有極美麗的小青蠅，閃爍着像珍珠一般。寶座上面坐着一個老山靈，在他醜陋的頭上，戴着一頂金冠，手裏拿着銀杖，他親了公主的秀額，就叫她坐在他旁邊的華麗的座上，然後音樂開始了。又黑又大的蚱蜢吹口琴，鷓鴣拍翅膀，因為她沒有鼓。這真是一個奇特的合奏啊！小黑魔在他們的帽子上頂了一盞燐火，在廳中迴旋跳舞。但是沒有

人能看見旅伴；他恰好躲在寶座的後面，卻一切都能聽見和看見。現在朝臣都進來了，他們很莊嚴很文雅；但是隨便什麼人見了，都能夠知道那是些什麼東西，他們不過是些掃帚柄，上面裝着黃芽菜的頭，由這老山靈的魔力，纔算賦有生命，而穿着繡花的衣服。然而，這樣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你想，他們祇不過是要來撐撐場面罷了！

經了一次短時間的跳舞之後，公主對山靈說，她已有了一個新的求婚者，因此她詢問他，當求婚者明天到宮裏來的時候，她應該想點什麼東西來問。

「聽着，」山靈說，「我告訴你：你必須揀些容易的東西，因為這樣，他就不會想到了。想着你的一隻繡鞋罷；這個他一定猜不出，讓他

的頭割下來；不過不要忘記，當你明夜到我這裏來時，把他的眼睛帶給我，因為我要喫。」

公主恭敬地鞠一個躬，說，她總不會忘記了眼睛。山靈開開了山，她就又飛回家裏來了；但是旅伴跟着她，又用草梗來重重打她，使她深深地感歎着這次猛烈的風雹，而拚命地急飛着，穿過這大開的窗子，回到臥室裏去了。旅伴卻自管飛回到旅館裏來（這時候約翰還在熟睡哩），拿去了翅膀，然後在牀上躺下，因為他已經很疲乏了，

當約翰醒來，天色還早。旅伴也起身了，並且說，他在夜來曾做了一個奇異的夢，關於這公主和她的繡鞋；因此他叫約翰去問，公主所想的，是不是她的繡鞋。原來這就是他從山靈那里聽來的。

但是他對於這一樁事，一點也不對約翰說；他祇叫他去問公主，曾否想起她的一隻繡鞋。

「我就是這樣猜吧，」約翰說。「你夢中所聽來的，恐怕是很對的，不過我要和你告別；因為，假使我猜錯了，我將永不會看見你了。」

於是他們互相擁抱，接着，約翰就跑到鎮市，到王宮裏去了。禮堂上站滿了人；審判官坐在他們的雙靠椅裏，他們的頭是靠在鴨絨的枕頭上，因為他們要思索的東西是非常之多。老國王立在近旁，用一塊白手帕來拭着他的眼睛。現在，公主跑進來了，面貌看去比昨日更其美麗。她向大眾很和藹地鞠了一個躬；但是對於約翰，她更伸出手來握着說：「祝你晨安！」

現在，約翰要去猜測公主所曾想到的東西了。喔，她是多麼可愛地望着他啊！但是當她聽見了這唯一的「繡」字讀出了之後，她的面色立刻白得像粉筆一樣，她渾身都戰慄了。但是她戰慄也無用，因為約翰已經猜得很對了！

啊啊！這老國王是多麼快活啊！他翻了個很看好的筋斗。大家拍手祝賀國王，祝賀約翰——他是第一次猜對的人！

旅伴聽得事情已進行得很順利，面上露出歡容。但是約翰合着他的手，感謝上帝，他想，到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帝一定還要幫助他哩。明天他又要去猜。

晚上正和昨天一樣地過去了。當約翰熟睡後，旅伴就飛出去跟

在公主的後面到山裏去，他把她打得比上一次更其厲害了，因為他現在已拿了兩根草梗。別人沒有一個看見他，而他卻一切都聽得見。公主是要想到她的手套；這個他又去告訴約翰，說他又曾做過一個夢了。於是約翰又猜得很對，這使朝裏的人非常歡快。全朝的人都翻起筋斗來，正如他們看見老國王第一次所做的一樣；只有公主坐在安樂椅上，一聲都不響。現在，這問題是，約翰在第三次是否還能猜對。假使他成功了，他便可娶得這個美麗的公主和繼承老國王崩後的大祚；假使他失敗了，那末他只好失去他的生命，讓山靈喫他美麗的藍眼睛。

那晚約翰一早就躺在牀上，做好禱告，便十分鎮靜地入睡了。但

是旅伴卻在背上縛了翅膀，身旁掛了寶刀，並且拿了三根草梗，飛到了王宮裏去了。

這是一個很黑暗的陰夜，風兒吹得這樣地厲害，把屋頂上的瓦都吹去了，園裏掛屍骸的樹木，搖盪得像大風雨中的蘆葦一樣。電光每分鐘有得閃耀出來，雷霆震得好像是一組編鐘，終夜不絕。現在，窗子開開，公主飛出來了。她的面色慘白得像死人；但是她對於這惡劣的天氣毫不介意，心裏想，這種天氣還不算惡劣的了。她的斗篷飽張在風裏，像一面大帆；但是旅伴用三根草梗來鞭打她，使鮮血滴到地上，她終於連一點路也不能更飛向前去了。然而未來，她畢竟得到了山上。

「可怕的風雹啊！」她說。「我出外來從未碰見過這樣的天氣呢。」

「意外的遭遇，一個人是常有的，」山靈說。現在她告訴他，約翰已把第二次所出的問題又猜對了；假使他明天又是猜對，他已得勝了，她將永不能更出外到山裏來看他了，並且將永不能像以前這要去幹這種魔術的把戲了。因此她是非常的悵鬱。「他將不能夠再猜中了，」山靈說。「我將要想一些他所總不會想到的東西，否則他定是個比我法術更高的術士。但是現在我們要快活些。」於是他抱住了公主，伴着室裏的一衆的小妖和燐火，一同跳舞起來，紅蜘蛛也歡快地在牆上跳上跳下；這看去好像是鮮紅的花兒，正在開出來。鷓鴣

敲着鼓，蟋蟀吹着笛，黑色的蚱蟻奏着口琴。這真是個很有趣的跳舞會呢。

當他們跳了長久之後，公主不得不回家去了，因為她怕宮中的人要尋覓她。山靈說，他要送她去，使他們在路上可以不感寂寞。

現在他們飛到這惡劣的風雨中去了，旅伴拿起他的三根草梗，竭力打在他們的背上。像這樣的一種風雹的天氣，這個山靈是從不會飛出來過。到了王宮的前面，他纔向公主道別，同時並輕輕地向她說，「想着我的頭。」但是旅伴已經聽見了；正當公主溜進她的臥房的窗洞，而山靈要想回家的時候，他就扭住了他的長鬚髭，用寶刀來斬去他醜陋的頭顱，恰恰齊至肩胛，所以這山靈連見也不會看見他。

這屍體，他拿去擲在海裏餒魚；但是這頭顱，他只浸了一浸，就拿起來包在他的絲帕裏，然後帶回旅館，躺下來睡覺。

第二天，他把這包東西送給約翰，並且叫在公主他沒有叫他猜測她的思想時，不要去解開來看。

王宮的大廳堂裏，站着許多的人，他們擠得像網好了一束薑菜一樣。審判官坐在有軟枕頭的雙靠椅裏。老國王穿了新衣服，這金冠和銀杖已經擦亮。一切東西看去都十分華麗。只有公主面色蒼白，身上穿着漆黑的衣服，好像將要去送葬似地。

「我想着了什麼？」她問約翰。於是他立即解開手帕來，當他看見了醜陋的山靈的頭顱時，連他自己也非常驚異。在場的人個個發

抖，因為這看去是很可怕的；但是公主像雕像似地木然坐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最後，她立起來和約翰握了握手，因為他已經猜對了，她並不望着任何人，只是深深地嘆息說：「現在你是我的主人了！」——今晚我們就要舉行我們的婚禮。」

「我很贊成！」老國王喊道。「這樣是好極了！」

全場的人都喝采道：「好啊！」軍樂隊在街路上奏樂，鐘聲響着，賣糕餅的婦人從她們糖豬上拿去了黑紗條，因此現在各處地方都很歡樂了；三隻全牛被熏炙起來，牛肚中還嵌了些鴨子雞禽之類，放在市場中央，不論什麼人都好自己去割一片來喫；噴泉裏流着最上等的酒，並且誰到餅店裏去買一辨士糕，就有六塊小甜糕的加頭，小



甜糕裏還嵌有葡萄乾呢。

在晚上，全鎮都點得雪亮；兵士開着大礮，小孩放着爆仗；王宮裏大家都在歡呼暢飲，酒杯擊碰着，跳舞着。一切尊貴的紳士們和美麗的奶奶們，一對對地跳舞，並且你就是在遠地方，還可以聽見他們的歌聲——

這里有美麗的姑娘許多，她們都喜歡跳舞；

看啊，她們迴旋像紡輪，前進後退不停步。

轉，我美麗的姑娘，轉啊，直到你的靴兒和靴底相分處。

但是公主依舊是個女妖，她不歡喜約翰。這一層早爲旅伴所料到；因此他給了約翰二根從天鵝翅膀上拔下來的羽毛，和貯有幾滴

液汁的一個小瓶，告訴約翰，他必須拿一大盆的水來放在公主的牀前，當公主將要上牀安睡時，他應該將她輕輕一推，使她跌在水盆裏；然後把羽毛放入，把液汁注下，將她浸灌二次，她這纔會解脫她的魔術，而很愛他了。

約翰完全照族伴所告訴他的話做。當他浸她在水盆裏時，公主大聲痛叫，變爲一隻很大的紅眼睛的黑天鵝，在他手下掙扎。當她第二次跳出水裏時，天鵝變白了，在她的頭頸裏有一黑色的環兒。當約翰第三次去用水來浸灌這天鵝，她立刻又變成了美麗的公主了。她比以前更其來得美麗，在她可愛的眼睛裏流着熱淚，很感謝他曾經把她從魔術中解救出來。



第二天早上，老國王同着全體的朝臣都跑了來，祝賀的盛典，一直延鬧到日中。最後旅伴來了；他手裏撐了他的行杖，背上負了他的

包裹。約翰屢屢地和他親嘴，並且叫他不要分別，——他必須要和他的朋友一同住着，以分享他因他而致成的幸福。但是旅伴搖了搖頭，柔和地，仁慈地說道：

「不，現在我的時候是到了。我原只是來償清我的債務的。你還記得起那個被惡人傷害的死者嗎？你

盡你的所有都給了惡人，而使他得安然地躺在墳墓裏。我就是那個人。

說着，他忽然消失了。

婚宴喫了有一整月。從此約翰和公主都非常真誠地你愛我，我愛你，老國王也過着許多快樂的日子，他讓他們的小孩子騎在他的膝上，玩弄他的銀杖。後來，約翰繼承了王位，統治着全國。

## 荷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

在一切東方的歌曲裏，都唱到夜鶯戀愛玫瑰花這個故事；在靜寂的星光之夜，這着翅的歌人，時常來對他芬芳的花兒唱一首夜樂。

離士麥拿不遠，在那些高大的楓楊下，商人趕着他的重載的駱駝——這些駱駝很驕傲地昂起了長頸，在極笨鈍地踏過這聖潔的土地——的地方，我看見一個玫瑰花的籬笆。野鴿子在高樹的叢枝中間飛迴，每逢陽光溜過牠們的翅膀，牠們就閃耀得猶如用天鵝絨來做成的一樣。

這玫瑰花籬笆上生着一朵全花中最美麗的花，夜鶯對她歌唱他的哀愁；但是玫瑰花很沉靜——沒有一點露珠像同情之淚似地躺在她的葉子上；她只是俯視着幾塊巨大的石子。

「這里安息着世界上最偉大的歌人！」玫瑰花說：「我情願在他的墓上放散我的芬芳；當風雨襲來時，我又情願讓我的葉子飄落在墓上。特洛伊的歌者已變了塵土，（欲知其詳，可讀本叢刊伊利亞特的故事——譯者）從這些塵土裏就挺生着我。我，荷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若爲一隻可憐的夜鶯而開花，未免太辜負我的高貴了！」

於是夜鶯一直歌唱着，直到心碎而死。

趕駱駝的人，同着重載的駱駝和黑奴跑來；他的小兒子看見了

那隻死鳥，就把這小歌人營葬在這偉大的荷馬的墓裏。玫瑰花在風中顫抖。傍晚時，玫瑰花格外緊裹着她的葉子，於是就做了這樣的一個夢：

「這是一個明朗的晴天；有一大羣異鄉人在近邊聚集着，因為他們要來朝拜荷馬的墳墓。在這些異鄉人中，有一個從北歐——雲霞和北極光的老家——來的歌者。他折了這朵玫瑰花，把她壓在書裏，遠離了此地，到世界的另一端，他的故鄉去了。玫瑰花悲痛得容顏憔悴，掩臥在狹隘的書頁裏。一直等到他回家後翻開書來看見了，說道，『這是荷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啊。』」

這就是花兒在夢中所見。當她醒來，她在風中顫抖。一滴露珠，

從葉子上落到這歌人的墓上去了。太陽出來，天氣變得很溫暖，玫瑰花比以前紅得格外美麗了；她是在她自己的和暖的亞洲。隨後聽見有些脚步聲，幾個異鄉人跑來了，這些人，正如玫瑰花在夢中所見過的一樣；其中有一個從北歐來的詩人，他折了這朵玫瑰，在她清新的朱唇上接了一個吻，把她帶到雲霞和北極光的老家中去了。

這花的遺骸，現在還像木乃伊似地安臥在他的依里亞特裏，並且她像做夢一般地聽見他翻開這冊書說，「這是荷馬墓上的一朵玫瑰花啊。」

## 樂園

從前有個王子，誰也沒有像他這麼多的美麗的書籍；凡是這個世界上所曾發生過的各種事情，他都能從書裏讀到，並且還能夠在很可愛的圖畫中，看見這一切的事情。關於每個人和每處地方的故事，他都能夠查得出來；他只找不出他最想念的樂園在哪里。

當他正要開始入學的幼年時候，他的祖母曾經告訴他說，在這個樂園裏的每一朵花都是一塊極精美的糕，花心裏貯有最上等的酒；其中有些花上寫着歷史，有些花上寫着地理或各種的圖表，所以

你只要喫了一塊糕，你就可以知道一首功課，你糕喫得愈多，那末歷史哩，地理哩，或各種圖表哩，你也知道得愈多。

在當時，他很相信這些話。但後來他年紀大了，知道得多一點，資質也聰明了一點，他十分懂得樂園裏的華美，必定不會是這樣的。

「喔，爲什麼夏娃要攀折那株智樹呢？爲什麼亞當要貪喫那隻禁果呢？假使我做了他，就永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而罪惡也就永不會到世界上來了。」

他那時候是這樣說，一直到他十七歲的時候，他仍舊是這樣說。他常常想起樂園。

有一天，他在樹林裏散步。他並沒有同伴，因爲他是最喜歡那樣

的。天色快夜了，濃雲擠聚在一起；大雨流瀉，天空好像是一個倒下水來的大水閘，天色黑暗得好像夜間住在深井裏。他時常溜倒在滑光的野草上，又時常傾仆在不平的亂石上。各樣東西都浸透了水，這可憐的王子，差不多渾身盡溼。於是他只好爬到那些大石頭上去，那裏有泉水從厚蘚苔間緩緩流出。他幾乎要暈眩了。正在這個當兒，他聽得一種奇異的哄哄然的聲音，只見前面有一個很大的光亮洞窟。洞中正燃着一個火，那個火大得可以在上面炙一隻鹿，而實在也真的有一隻鹿在上面熏炙；那隻有大角叉的華麗的鹿，是貫在一根炙肉叉上，正在二支砍下的松枝中間徐徐轉動。一個年紀半老的婦人，身軀強大，看去好像是一個男子喬裝的，坐在火旁，把一片片木頭投

進火裏去。

「跑來！」她說，「坐在火旁，把你的衣服烘烘乾罷。」

「這裏的風好大啊！」王子一面說一面就望地上坐下。

「當我的兒子歸家時，風還要厲害呢。」婦人答道。「你現在是在風窟裏；我的兒子就是世界上的四種風：你懂不懂？」

「你的兒子在哪里呢？」王子問。

「你問得太笨，叫我不能回答。」婦人說。「我的兒子是瞎跑的。他們現在是在上面大廳堂裏和雲兒們踢毽子。」說了她指點着上面的天空。

「喔，」王子說。「但是你的話似乎說得很生硬，而且你的神氣，

也不像我時常看見的那種婦人這樣的柔和。」

「是的，因為她們大都沒有什麼事情來做，所以不妨斯文一點！我卻不得不嚴厲些，因為我要管束我的兒子，所以他們雖則都非常頑劣，可是我卻能夠將他們管住。你可看見掛在牆上的四隻袋子麼，他們很怕這些袋子正像你常常怕見鏡子背後的棒兒一樣。我對你說，我會得帖帖服服地管住他們，然後就將他們推進袋子裏去；我們是不講什麼禮節的。他們坐在那里，就可以不再向四處亂跑了，等到我想釋放他們，纔讓他們出來。好，其中已經有一個回來了！」

這是北風，他衝進來帶着徹骨的寒冷；大塊的冰雹在地板上跳躍，雪花紛紛地飛舞。他身上穿着一件背褡，下面是一條熊皮的袴子；

一頂海鷹皮的帽子，罩下來覆過他的耳朵，很長的冰箸垂在他底鬚鬚上；一塊塊的冰雹，不斷地從他的領圈上滾下來。

「你不要一逕就跑近火邊去，」王子說，「否則你就容易在面上或手上生凍瘡呢。」

「凍瘡麼？」北風回答道，他高聲地笑了。「我最歡喜的是寒冷！不過你這個懦弱東西是誰啊？你如何跑進這風窟裏來？」

「他是我的客人，」老婦人說。「如其你對於這個解釋還不满意，那末你就給我跑進袋子裏去！你懂得我的意思麼？」

這幾句話果然發生效力了；現在北風就告訴他們，他此刻從哪裏來，並且上一月他曾經到過哪裏去。

「我是從北冰洋回來，」他說，「我曾經同幾個俄國的海馬獵人到熊島去。當他們駛出北海角的時候，我就坐在舵上打瞌睡，我每次醒來，那種巨大的海燕，總在我脛邊飛撲。牠們真是一種很古怪的鳥啊！牠們用翅膀來拍出一種尖銳的響聲，然後一動不動地伸展着，非常迅速地向前飛去了。」

「不要太噲蘇，」風的母親說。「那末你就是這樣地到了熊島上麼？」

「正是呢；那邊真是一塊非常美麗的地方！那邊有可以跳舞的地面，平坦得如同木板一樣。半融化的雪，襯着蘚苔；尖削的石子，和馬與北極熊的骸骨，躺在四處，牠們看去好像是巨人的臂膀和腿，罩

着一層綠色的霉污。世人一定要幻想，太陽是永不會照到過那里。我稍微吹開了些烟霧，於是他們就可以看見那里的小屋子了。這間屋子是用破船板來築成的，頂上遮着海馬皮，皮的有肉的一面朝着外邊，上面滿塗着紅紅綠綠的油漆；屋頂上坐着一隻活的北極熊，正在咆哮。我跑到岸上去找鳥巢，看見許多毛羽未全的雛鳥，在啾啾地叫，並且還張着牠們的小嘴。於是我向牠們上干的喉頭裏吹下一陣風去，教牠們都閉上了嘴。恰恰在這下面，是一隻巨大的海馬在打滾，看去好像是個極大的蛆，有豬形的頭和一碼來長的牙齒！

「你的故事講得很好，我的孩子，」老婦人說，「我聽了你的講述，使我口裏流出饑涎來！」

「然後行獵就開始了！魚叉刺進了海馬的胸窩，於是一流熱騰騰的殷血便湧在冰上，好像一個噴泉。那時候我想到我自己也應該要玩一種遊戲，我便發起風來，使我的航船——巨大的冰山——將這些小舟碾碎。那些水手是如何地呼嘯啊，他們又是如何地驚喊啊，但是我呼嘯得比他們更響。他們不得不拋棄了死海馬，箱子，繩束，以及在那邊冰上的一切東西。我又拂下些雪花在他們頭頂上，使他們在那些被壓碎的小舟裏，載着他們的獵物漂向南方，去一嘗海水的滋味。他們永不會再到熊島上去了！」

「那末你做了一樁罪過了！」風的母親說。

「我所做的善事，自有別人會告訴你的。」他回答道。「但是你

看，我西方的哥哥在來了。我最喜歡他，他帶有海洋的氣味，並且伴着一種愉快的溫和的涼風。」

「那就是小西風麼？」王子問。

「是的，這自然是西風。」老婦人回答道。「不過他並不小。幾年以前他確是一個可愛的小孩子，不過現在卻很大了。」

他看去像個野蠻人，幸虧他帶了一頂闊邊的帽子，所以還不見得十分粗蠢。他手裏拿了一根桃花心木的棒，是從美洲桃花心木樹林裏砍來的。這是一根很珍貴的棒呢。

「你從哪里來？」他的母親問。

「從叢林密林的荒野裏，」他說，「在那里，多刺的蔓草在每株」

樹間攀成籬笆；在那里，濕草中躺着水蛇，而人類倒似乎是例外的東西。」

「你在那里做些什麼呢？」

「我望到極深的河裏去；我注視牠怎樣地從巖石中流下來，濺成水花，而飛向青雲邊去替長虹做一條渡橋。我看見野水牛在河中游泳，可是流水將牠沖開去，漂向一大羣游泳着的野鴨。野鴨飛到空中，水點像瀑布似地滴下來，野水牛就又不攢下水去！我很喜歡那樣，因此我掀起了一個大風浪，古老的樹木，被旋風刮成片片。」

「你此外沒有做什麼事了麼？」老主婦問。

「我曾在草原上翻過筋斗，我曾趕過野馬，和搖過椰樹是的，是

的，我有許多的故事來講哩！不過我不必得將所知道的事情，一起都講了出來。這個，你是很明白的，老母親！」

於是他很莽鹵地和她親吻，幾乎將她翻了一個筋斗。他確是一個極粗野的孩子！

現在南風跑進來了，他頭上戴着頭巾，身上穿了一件飄蕩的游牧者穿的大衫。

「這裡是可怕的寒冷啊！」他喊道，於是又在火上投了些木片。  
「誰都能夠想得到：北風是最先來。」

「多麼熱啊，你可以在這里炙一隻北極熊，」北風說，

「你自己便是一隻北極熊！」南風說。

「你要被放進袋子裏去麼？」老婦問。「且坐在那邊的石上，告訴我，你會到過些什麼地方。」

「到過非洲，母親，」他回答道，「我和加弗爾地方的好頓篤人（南非的一種土人——譯者）獵過獅子。生滿在平原上的是怎樣的一種草啊，綠得如同橄欖一樣。那里的角馬在四處跳躍。鴛鳥和我賽跑；但結果我跑得比牠快。我走進那滿地黃砂的沙漠裏；那邊看去好像是個海底。我碰見一隊商人，他們在殺死他們最後的駱駝來弄水喝，但是他們所得極少。日光在他們上面燻灼，砂礫在他們下面熾燃。這沙漠是大得沒有邊際的。於是我滾進這疏鬆的細沙中，將牠高高地捲起，旋成一個個巨大的圓柱形。那是一種跳舞呢！你能夠想得

到，站在那里的獨峯駱駝是多麼喪沮啊，商人把他的長衫遮到頭上。他跌在我面前，好像我就是他的阿拉神（回教徒的上帝——譯者）。現在他們都葬身在那里了——一個尖頂的沙塔將他們一齊蓋住。歇了些時，我又將牠吹開，以後太陽將要漂晒他們的白骨，這樣，旅行過的人就知道在他們之前，已經有人到過那里了。否則，叫人怎麼相信那種白骨會在沙漠中呢！

「如此說來，你只做了些壞事情！」他的母親感嘆道。「給我跑進袋子裏去！」她不待南風警覺，早已將他抓住了，扭成一團，把他推進袋子裏去了。他在地板上四處打滾，但她坐定在這袋子上，於是他就不得不安靜了。

「你的兒子都是很可愛的孩子，」王子說。

「是的，」她回答道，「並且我還能夠管束他們。現在第四個來

了！

那個來的是東風，他裝束得像一個中國人。

「喔，你可就是從那個地方來麼？」母親說。「我想你曾經到過樂園裏去吧。」

「我要到明天纔去哩！」東風說。「自從我上次去那邊，到明天將要一百年了。此刻我是從中國回來，我在那里圍着琉璃塔跳舞，直鬧得一切的金鈴都叮叮零零地響！街路上，那種官員在被笞、竹鞭子都折碎在他們的肩胛上，雖然他們都是從一品至九品的貴人。他們

叫喊着說，『多謝，我的恩老爺！』但這不是他們中心所說出來的。於是我搖着鈴唱道，『丁零零，丁零零！』

「你是很蠢笨的，」老主婦說。「你明天最好就到樂園裏去。這是於你的教育上很有幫助的。你須要勇敢地在那個智泉裏暢喝一回，然後再帶回一小瓶來給我。」

「我知道了。」東風說，「不過你爲什麼要將我的南風哥哥擱在袋子裏呢？放他出來！他將要告訴我關於鳳凰的事情，因爲當我每百年到樂園裏去的時候，園裏底公主常常要聽關於鳳凰的事情。解開這袋子，這樣你纔是我最慈愛的母親，並且我還要給你兩衣袋茶葉，非常青翠新鮮的茶葉，因爲我親自從生長的地方採來的！」

「好，好，爲了這茶葉，又因爲你是我最親愛的兒子，我就將這袋子解了吧。」她將袋子解開，南風就爬了出來；但他看去似乎很頹喪，因爲他的斥辱已被陌生的王子看見了。

「這里有一張櫻櫚葉，你拿去給公主，」南風說。「這張櫻櫚葉是鳳凰給我的，牠是現今世界上唯一的鳳凰。在這張葉上，牠曾經用牠的嘴來割出牠數百年來所活的全部的歷史。現在公主可以自己去讀牠出來。我看見那隻鳳凰坐在巢上，像印度寡婦般地焚死在火中。那乾燥的樹枝，燒得格格地發響！同時，又從火中透起一縷縷的輕煙和一陣陣的香氣！到後來，一切都燒着了，於是這老鳳凰就燃成灰燼，但是牠的蛋卻紅熱地躺在火中，砰的一聲，蛋殼爆裂，小鳳凰便飛

了出來。現在這小鳳凰是一切鳥類的王了，並且是世界上的唯一的鳳凰。我所給你的那張櫻榴葉上，牠曾啄了一個洞。這就是牠給公主的一個致意。」

「現在我們喫一點東西罷。」風的母親說。於是他們就一齊坐下來喫炙鹿肉，王子是坐在東風的傍邊，他們不久就結成要好朋友了。

「對我說，」王子道，「你屢次說起的那個公主究竟是誰？並且那個樂園是在那里啊？」

「啊，啊！」東風說，「你可要到那里去？如果你要去的話，明天就和我一同飛去，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告訴你：自從亞當和夏娃的時代

至今，從不曾有人到過那里去。他倆的名字，我想你總曾在聖經故事中看見過了，是不是？」

「自然我看見過的，」王子說。

「自從他們被逐出以後，這樂園就沉入地中；但是那里仍舊有和暖的陽光，平靜的空氣，和一切的壯麗。現今小神仙的女皇就住在那里，那里又有着長生不老和生活愉快的幸福島。明天你駝在我背上，我情願帶你去；我想我總能帶得你很安穩的。不過現在請你不要再多囑囑，我要睡了。」

於是他們一齊都去安息了。

當王子早晨醒來，發現他自己已高飛在雲端裏，但是他並不覺

得驚異。他正坐在東風的背上，東風非常忠心地緊緊地拉住他。他們已飛得很高，那些樹林、草原、河流、沼澤，望下去很像一幅極大的五彩地圖。

「晨安！」東風說，「你不妨再睡一會兒，因為在我們下面的平地上，沒有什麼好看，除非你去數數那些教堂。牠們聳立着好像是綠絨氈上的粉筆點。」他所謂的綠絨氈當然是指點田野和草地了。

「我不曾向你的母親和弟兄們告別，很是失禮。」王子說。

「在人睡着的時候，是可以原諒的。」東風道，他們飛得比以前愈加快了。你可以在樹頂上聽見他們的飛行，因為當他們經過樹頂時，那些葉子和樹枝都沙沙地發出響聲；你又可以在海面上，在河面

上聽見他們的飛行，因為當他們飛過水面時，水波高擁，大船舶向水中顛拜，好似游泳着的天鵝。

傍晚時，天色漸漸暗了，大市鎮看去令人心醉神迷，因為在下面一處處都點着燈；正如有人點着了一張紙，看紙上的那些小火花，一個個先後消滅。於是王子拍拍他的手；但是東風叫他不要動，寧可握緊一些，否則他容易掉下去，吊住在一個教堂的尖塔上。

在黑暗的樹林中的老鷹飛得很平穩，但是東風飛得更其平穩。哥薩克人騎在馬背上很迅速地穿過荒郊，但是王子穿得更其迅速。「現在你可以看見喜馬拉耶山了，」東風說。「那是在亞細亞洲最高的山脈。我們現在就快要到樂園了。」

於是他們更向南方飛去，不久，空氣中充滿着花香藥香，無花果和石榴樹雜生野外，野葡萄結成一叢叢紅的紫的果實。他們就在那里停下來，在柔軟的草地上舒了舒手足，那里的花兒迎風點頭，好像他們要說「歡迎！」

「現在我們是在樂園裏了麼？」王子問。

「不是，」東風回答道。「不過我們快要到那里了。你不看見那邊的石壁和大洞麼？在那里野葡萄叢生着像一個寬大的綠幔。我們將要從那里穿過去。且把你的外套穿穿好，因為在這里雖則陽光灼人，可是再前進一些，氣候就要變成冰冷了。在洞窟邊徊翔的鳥兒，靠這邊的一隻翅膀是在炎夏的區域，靠那邊的一隻卻是在寒冬。」

「到樂園去的路徑，原來是這樣的麼？」王子說。

他們現在就跑進洞窟去了。呃！那里是多麼寒冷啊！但是這樣並不長久。東風展開了翅膀，牠們就閃耀得像最亮的火。你道那是怎樣的一個洞！極大的石塊——從中有泉水滴下來——奇形怪狀地倒懸在上面；洞中有時候很狹小，他們必須匍匐着爬行過去，有時候卻高廣得和露天一樣。這地方看去好像是許多埋葬在地下的小教堂，有啞了的風琴，和化為石質的旗幟。

「我們正是在經過死谷而到樂園去，我們是不是這樣呢？」王子詢問道。

東風一個字也不回答，但他只顧指着前面有一流可愛的藍光

向他們射來的地方。在他們頭頂的石塊，漸漸地像一層烟霧了，到後來好像是在月光中的一朵白雲。現在他們是在溫和的空氣中了，明朗得如同在山上，芬芳得如同在山谷的玫瑰花叢中。那里有一條小河，澄清得和空氣一樣，河中的魚類，顏色好像是金的和銀的；紫色的鱒魚時常閃出藍色的光芒——在水底下嬉戲；闊大的水草葉，耀成五彩的虹紋；花兒自身是一個橙黃色的熾焰，河水給他為壅肥，猶如油類的對於燈火一樣；一條大理石築成的橋——的確很堅固，不過造得非常輕巧，看起來像是用花帶和玻璃念珠來穿成的——通過水面，直達幸福島，樂園就是在這島上吐豔。

東風將王子抱在臂中，帶過橋去。那里的花兒和葉兒，都各自在——

唱着他童稚時的最美麗的兒歌，但是像這樣的抑揚婉轉的音樂，決不是我們人類的嗓音所能唱得出來的。

生長在那里的，倒底是欖櫚樹呢，還是巨大的水草呢？這樣的青綠色的奇異的樹，爲王子所從未見過；最古怪的攀藤的植物繞成長的花綵，這種的花綵，我們祇能看見牠們金碧輝煌地閃耀在古舊的聖書的眉頭上，或者看見牠們纏繞在起首的花體字母中。那是由許多最奇怪的鳥兒，花兒，和曲線所組成的。在附近的草地上，有一大羣的孔雀，牠們的閃耀的多星的屏尾，都開展着。

是的，真是這樣！但當王子伸手去觸摸時，卻覺得牠們並不是孔雀，祇是些植物；牠們是巨大的牛蒡，不過閃耀得像孔雀的大屏尾罷。



了。獅子和老虎在綠色的小灌木間像活潑的貓也似地往來跳躍，那種灌木有是橄欖花一般的芬芳，獅子老虎也非常馴伏。野樹鴿閃閃地像是最美麗的明珠，用她的翅膀來拍着獅子的鬃鬣；羚羊——我們尋常所見，往往是很膽小的——站在傍邊點着頭，好像也要來玩耍似的。

這時候樂園的仙女跑過來了。她的衣服閃耀得像太陽，她的容貌非常

可喜，像一個快樂的母親逗玩愛子時的容貌。她是又年輕又美麗，後面跟着一班嬌俏的女郎，髮上都佩着一塊閃光的寶星。東風將鳳凰托帶來的記事的葉子交給她，她的眉宇間就現出一副喜悅的神情。她握住了王子的手，領他跑進宮裏去，那里的牆壁的彩色，好像一張執起在太陽光裏的美麗的鬱金香葉子。全屋的天花板是一朵燦爛的大花，你愈是望着牠，牠的花萼愈是顯得深遠。王子走到窗邊，從一扇窗玻璃中望出去。在那里，他看纏繞着大蛇的智樹，又看見亞當夏娃，正站在樹旁。

「他們不會被逐出樂園麼？」他問。

於是仙子笑了，就對他解釋道，時間會把牠的印象映在每塊的

玻璃中，所以這些像並不是和衆人尋常在圖畫裏所看見的一樣。不是，其中有生命；樹上底葉子會動；人可以來來去去，好像反射在一面鏡子裏。於是他又去看另外一塊，那里是雅谷的夢，其中有直達雲霄的梯子，展着大翅膀的天使在上下下飛舞。是的，凡是一切曾在世界上發現過的事物，都可以在這種玻璃中看見；像這樣的巧妙的圖畫，實在祇有時間才能夠映得進去呢。

這仙子笑了笑，領他進一間高大的廳堂裏去，牠的牆壁似乎是透明的。這里有許多肖像；那些面孔，似乎沒有一張不可愛。其中可以見到的，約有幾百萬個快活的人頭，他們都在歡笑高歌，這一切的歌聲便合成了一首完全的曲調；最高的一個看去很微小，比最小的玫

瑰芽還小，好像繪在紙上的小點。在廳堂的中央，站着一棵茂盛的垂枝的大樹，大大小小的蘋果，懸掛着像躲在葉子中的橘子。那就是智樹了，牠的果子，亞當和夏娃曾經喫過。從每張的葉子裏，落下一顆紅色的露珠，這好像那棵樹是在悲流血淚。

「現在讓我們跑進小舟裏去，」仙子說，「這樣我們就可到天河裏去散散心。小舟一搖動，雖不會離去原地方；可是世界上一切的地方，就都要在我們眼前督過了。」

這個景象看去是很奇異的，整個的河岸都在移動。高大的戴雪的阿爾卑斯山第一來了，上面有濃密的雲翳和暗黑的松林。號角響出牠悲慘的音調，牧童在山谷裏唱着歡樂的歌曲。歇了一會，香蕉樹

的垂枝，低懸在舟頂；烏黑的天鵝在水面游泳，更有最奇異的走獸和花朵，出現在河岸上。那便是新荷蘭，是世界上最奇異的走獸和排青山的遠景在目前溜過了。他們聽見牧師們的頌歌，又看見野蠻人和着鼓聲骨笛聲而跳舞。埃及的金字塔，高聳在雲端裏，傾頽的石柱和人面獅身的怪物的造像，半淹在砂礫中，這些也照樣駛過了。極光照射在北方的冰河上——那是誰也不能模仿出的一種花火。王子十分快活，他所看見的奇景，百倍於我們在這裡所能說起的。

「我可以常常住在這里麼？」他問。

「那是全賴你自己了。」仙女回答說。「假使你不像亞當這樣屈服於誘惑之力而觸犯禁例，那你就可永遠留在這里。」

「我必不去觸動智樹上的蘋果的！」王子說。「這里有千千万萬的果子，正如那些一樣的美麗。」

「你自己仔細打量打量，假使你的心不很堅定，那末還不如同帶你到這里來的東風回去的好。他現在就要飛回去了，非待百年以後，不會再到這里來。時候在這里過去，於你猶如是一百個小時，可是這樣長的時間，已夠被罪惡所誘惑了。每晚當我和你離別時，我必須呼喚你，『來和我一同去！』我又須要向你招手，不過你應該留在原地方，不要和我一齊去，否則你的欲望將要隨步增加，而跟我到生智樹的廳堂裏去；我是睡在智樹的芳枝下面；你將要彎身向我，而我必定對你微笑；但假使你在我的嘴上偷接了一口吻，那末這樂園將要

深深地沈入地下，使你不能再見。沙漠中銳利的狂風，將要在你四周衝撞，寒冷的雨點將要打上你的頭髮，同時悲愁和禍患，也將要做你的運命了。」

「我將留在這裏！」王子說。

於是東風親他的前額，並且說，「你要抱定決心；我們隔了一百年，將要再在這里相見哩。珍重！珍重！」

東風展出他廣闊的翅膀，閃耀得像秋天收穫時的雷電，或像冬天的北極光。

「珍重！珍重！」。回響從花間和樹間反射過來。鸛鳥和塘鵝成排地飛起來，好像鼓翼的絲帶，伴着東風一同到樂園的邊界上去了。

「現在我們要跳舞了！」仙女叫道。「等太陽沒下，我和你跳舞完畢以後，你將要看見我向你招手，你將要聽見我向你呼喚，『來和我一同去。』但你切不可違從。因爲在這一百年中，我每晚必須要這樣地反覆演說；每次當事情過去以後，你的心力將要更加堅強，終至完全不生妄想。今晚是第一次。現在我已警告你了。你記着罷！」

於是仙女領他走進一個透明的白蓮花堆成大的廳堂裏；每朵花的花蕊，都成爲一隻小小的鑿篋，這種小鑿篋響起來又像一隻絃琴，又像一支玉笛，最可愛的纖小輕柔的女郎，穿着如綃的烟霧，舞踏着輕輕地溜過，她們歌頌着生的幸福，說她們將永不死亡，樂園也將永永地吐豔。

現在太陽落下去了。滿日照耀成金色，使蓮花發出最美麗的玫瑰的光彩；王子喝着那女郎們所傾注給他的起沫的美酒，感得一種從未知道的快樂。他看見廳堂的屏門開開了，智樹站在那里耀得他睜不開眼來。那里的歌聲是柔和而可愛，好像是他母親的聲音；似乎她在唱道，「我的孩子！我的親愛的孩子！」

然後仙女向他招手，很誘惑地叫喚他：

「來和我一同去！來和我一同去！」

於是他突然奔過去，他忘記了他的誓諾，在最初的一晚就忘記了；她仍舊在向他招手和微笑。四周的芬芳，這可喜的芬芳，變得更加濃馥了，小筵籬響得更加可愛，在生着智樹的廳堂裏的那數百萬個

微笑的人頭，似乎在點頭歡唱，「你應當知道——人類是世界上的主人。」現在智樹滴下來的淚珠已不再像血了；在他看來，牠們似乎是紅色的明星。

「來啊！來啊！」這顫動的柔聲，仍舊在喊出，當王子每步向前，他的兩頤燃得更加熱了，他的血液，也運行得更加急速了。

「我一定要去！」他說。「這沒有什麼罪，這是不能算爲罪的。爲什麼我不去享受些美麗與歡樂呢？我只要去看她睡覺；我只要不去和她接吻，一定不會犯什麼過失的；我一定不去吻她；我是很果決，且有一種堅定的意志力！」

於是仙女脫去她華麗的外衣，彎起了些樹枝，不久就縮到叢枝

問去了

「我沒有犯罪，」王子說，「我將來也不會犯罪。」

於是他把樹枝掠開在一邊她已經睡着了，這樣的美麗，祇有樂園裏的仙女才能如此。她在夢中微笑，於是他俯身向着她，看見她的眼底下有淚珠兒顫動着！

「你會我哭泣麼？」他低聲地說。「不要哭，你榮華的女人！到此刻我纔得了解樂園的幸福！這種幸福流過我的血液，流過我的思想；在我的凡體中，感得天使和生命的力量！現在什麼都讓牠來好了；只要一忽兒的銷魂，也儘夠幸福哩！」

他就親她眼上的淚痕——他的嘴唇觸着她。

於是那里反響出一陣轟然的霹靂聲，像這樣的強烈和可怖，委實沒有人曾經聽見過，一切的東西都掉下來；美麗的仙女和迷人的樂園也都沈了下去，越沈越深了。王子眼看牠消滅在黑暗裏，像一個小小的明星，在極遠處閃爍。一種死也似的寒冷，流遍他全身，於是牠閉了眼，躺下來像死人一般地睡了好久。

冷雨打在他的臉上，銳利的風咆哮在他頭頂，他這纔回復了他的感覺。

「我曾經做了些什麼事啊？」他嘆息道。「我已像亞當這樣犯罪——犯了罪，所以樂園已深深地沈下去了！」

他於是睜開了眼睛，在遠處的星——閃耀得像已經沈下的樂

園的星是天上的晨星。

他站起來，覺察他自己是在近風窟的大森林中，風的母親坐在他的傍邊；她看去很憤怒，臂膀高舉在空中。

「就在最初的一晚！」她說。「我早就料到你會這樣的！是的，如果你是我的兒子，你就得鑽進我的袋子裏去！」

「是的，他將要鑽進那里去了，」死亡說道。他是一個強健的老人，手裏拿了一把鐮刀，身上生着很大的黑翅膀。「是的，他將要鑽進棺材裏去，不過現在時候還沒有到；我只注定了他，讓他再在世上流浪一會，去修修罪惡，和改改性。但是我總有一天要來到的。當他一些也預料不到的時候，我將把他擱在黑棺材裏，頂在頭上，飛向星兒」

裏去。那里也開放着樂園；假使他行善信神，他就可以跑進那里去；假使他蓄意不良，心裏仍舊充滿着罪惡，那末他的棺材將要比樂園下沈得更深。我只能每隔了一千年来尋找他一次，那時候，他或者深深地沈在地下，或者已居住在星兒裏——那上邊閃光的星兒裏了！



## 好人做的總不錯

我要告訴你，我在幼年時候所聽得的一件故事。我每次想起這故事，總越發覺得津津有味；因為對於故事，猶如對於一大羣的人一樣——他們的年紀漸漸大起來，他們的交情也漸漸深起來了。

如果你住在丹麥，你無論走到哪一處鄉間去，你總可以看見這樣的一所舊農舍吧。屋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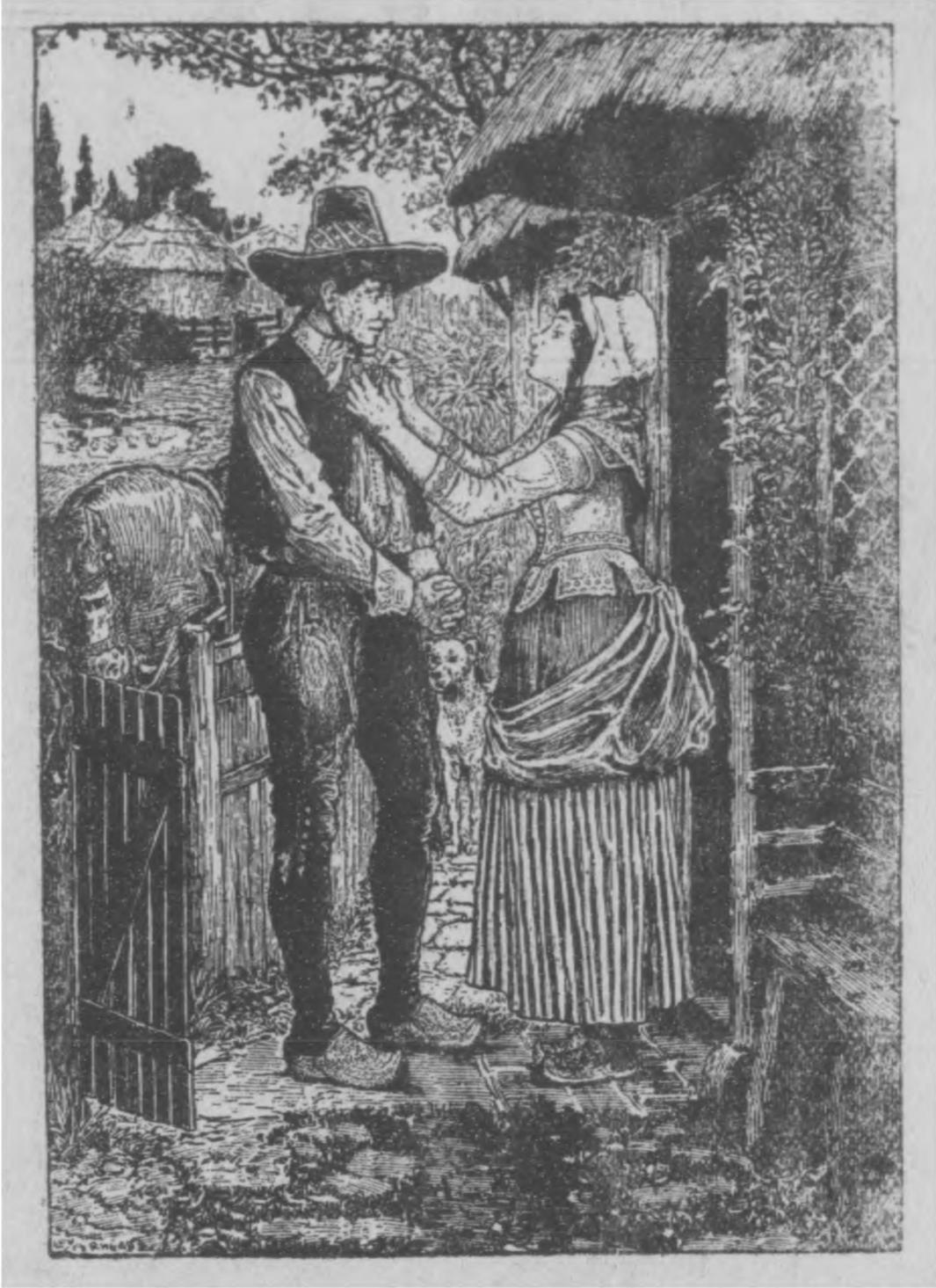
用茅草來蓋的，上面雜生着鮮苔和小小的植物，屋脊上有一個鸛鳥窩；因為在那里，是總缺不來鸛鳥的，屋子的牆壁正在圯下去，窗子很低，可開的只有一扇。竈頭從牆上凸出來，好似一個大瘤。接骨木的枝條掛滿在籬笆上，在枝條下的籬笆腳邊有一個小水池，有幾隻老鴨和小鴨在其中撲水。此外，那里還有一隻看家的狗，見了一切的來人，就大聲狂吠。

正像這樣的一間農舍，建築在一處鄉間；在這所屋子裏，住着一對農家夫婦。他們的家產雖少，但是有一樣東西卻是他們所缺不來的——那就是一匹馬，這匹馬靠着大路旁的青草過活。農夫總是騎了這匹馬到鎮上去；他的隣人們也常常向他借用，而以替這對夫妻

做幾件事務爲酬報。但是他們想，最好是把那匹馬賣去了，或者換了點什麼對於他們可以更其實用的東西。不過究竟這東西是什麼東西呢？

「你是很有分寸的，好人，」妻子說。「今天天氣很好，你可以騎到鎮上去把那匹馬賣了幾個錢，或者換了點便宜的東西來。你不論怎樣做，我總是贊成的。快騎到市場上去罷。」

於是她替他結領帶，因爲她結起來要比他好，並且她又能把牠結成一個極美麗的雙環結。她又用手掌來圓圓地刷平他的底帽子，並且和他親了一個吻。然後他就騎着這匹要賣現錢或掉東西的馬而走開去了。是的，這個好人是自會打算的。



太陽照得很熱，天上連一塊雲層也看不見。路上揚着塵埃，爲因凡是一切到市場上去的人，都是在這上面駕着，騎着，或步行着的。那裏四處沒有躲蔽熱烈的日光的地方。在其餘的人羣中，有一個牽着一隻牛的人，在慢慢地沿路跑來，到市場上去。那隻牛是非常美麗的，竟沒有別的牛可以比得上。

「我想，牠一定會生出很好的牛乳來，」農夫自言自語地說道。「那必定是一樁很好的交易——拿馬來換牛。」

「噲！牽牛的朋友，」他說道。「我可以和你講幾句話嗎？我對你說——我想一匹馬總比一隻牛更其要值錢些，但是我倒不在乎這一點——因爲一隻牛對於我更爲有用。所以，假使你願意，我們就掉

換了罷。」

「我一定願意，」那個人說。因此這樁交易就成功了。

當手續交代清楚之後，農夫本來可以回轉去了，因為他跑出來所當做的事務已經做好；但是他先前已經打算好到市場上去的，所以 he 決定到那里去玩玩也好；於是他就又牽了牛跑向市場上去。

他牽了那隻動物，放開腳步，很沈着地走上去，不多一會，他追上了一個人，那人正趕着一隻綿羊。這是一隻很好的肥羊，背上有柔細的羊毛。

「我必定要掉那個東西，」農夫自言自語地說。「我們的籬笆邊有很多的草來給牠喫，並且在冬天我們可以將他留在室內，和我



們住在一處。恐怕有一隻羊比有一隻牛更其來得適宜吧。——我們可要掉嗎？」

那個驅羊的人是很機敏的，這樁交易就立刻成功了。於是，我們這位農夫便又趕了他的綿羊，望大路前進。歇了不久，他見了另外一個人，他是從一處田野裏抄到這條路上來的，臂彎裏正挾着一隻大鵝。

「你這隻動物是多麼體重啊！牠身上有很多的羽毛和很多的脂肪，如其把牠繫在一條繩上，或者游泳在我們那邊的池子裏，倒很好玩呢。那個東西定可叫我的老婆子集一點鵝絨來做衣服。她常常說起，『我們只要有一隻鵝就好了！』現在這是一個機會，如果可能

的話，我就替她想法。我們可要掉換嗎？我情願用我的綿羊來掉你的鵝，請你成全了這樁交易罷。」

那個人毫不反對，因此這件交易就成功了，於是我們的農夫，就得到了這隻鵝。這時候，他已走近市鎮。大路上的羣衆漸漸增加起來；人羣牲口，擁塞在路上。路上的牲口走時，都靠近溝沿；到了關柵的門邊，牠們竟直闖到稅吏的蕃薯田裏。稅吏自己的雞正在田裏趾高氣揚地做步，牠的足上繫着一條繩，因為否則牠見了這羣人畜，將要驚極走失了。這隻雞的尾羽很短，他的兩隻眼睛霎時合了合，很機警地望着說，「喀勒，喀勒。」牠說的是什麼意思，我是不能夠告訴你的，但這時候我們的那位好人看見了，他就想，「啊，那是我生平僅見的最」

美的雞呢。我以為這比之於我們牧師的小雄雞，更其要美麗些。照我的意思，我必定要得到那隻雞。一隻雞常常能夠把落在四周的穀類拾起來，幾乎能夠自己養活自己，所以我想，假使我去拿我的鵝來換牠，總還便宜吧。」

「我們可以掉換嗎？」他問稅吏說。

「掉換嗎？」稅吏順口說道，「很好，這樁交易總也做得過啊。」

於是他們成交了；稅吏把鵝繫在關柵門邊，農夫自管帶着那隻雞走開了。他自從走到市上來委實已幹下好許多的事務，所以他很覺熱悶疲乏。他要喫一點什麼東西，還要一杯啤酒來振振精神；因此他轉身走向一家飯店裏去。他正要進門的時候，恰好有一個飯店中

所雇的馬夫跑出來，和他在門邊相遇。馬夫背上負着一隻袋子。

「你那隻袋裏是些什麼東西？」農夫問。

「爛蘋果。」馬夫回答道：「一滿袋都是爛蘋果，拿去餵豬喫。」

「什麼，那真是太可惜了！我一定要把牠們拿到家裏去給我的老婆子瞧一瞧。在去年，我們草場邊的老樹只生得一隻蘋果，我們把牠放在碗盞櫥裏，直放到牠十分乾枯和腐爛。」這總算是一樣家產。」我的老婆子曾經說；但這裏，她將要看見許多的家產了——是的。我必定要把牠們都拿去給她看。」

「你將要拿什麼東西來和我掉這一滿袋的爛蘋果呢？」馬夫問。

掉。」

「我將要拿什麼東西來和你掉？好吧，我情願拿我的雞來和你」

於是他就棄了那隻雞，而接受了一滿袋的爛蘋果，拿着走到飯店的客廳裏去。他小心地把袋子倚在煤爐邊，然後走到桌子旁去。但是煤爐是很熱的；他並不會想到這一層。客人已到有許多了——販馬的，趕牲口的，和兩個英國人。這兩個英國人很闊，他們的衣袋，臃腫得好像要破裂似地；並且他們又能夠賭東道，你們將要聽到了。「咳，咳，」煤爐邊在作什麼？蘋果炙焦了。

「那是什麼啊？」一個人問。

「噢，你可知道——」我們的農夫說，於是他就告訴他們關於

這馬的完全的故事，他曾經用馬來掉一隻牛，以及其餘的一切事情，一直到蘋果爲止。

「好，你到了家裏，你的老婆子將要好好兒和你吵嘴了！」其中的一個英國人說。「一定要鬧出亂子來。」

「她將要和我親嘴並不是和我吵嘴」農夫說。「我的妻子將要說，『好人做的總不錯。』」

「我們要不要賭一個東道？」英國人說。「我們來賭幾斛子金幣罷，——一百鎊對一百二十鎊。」

「賭一斛子也儘夠了，」農夫回答道。「我只能夠拿出一斛蘋果來作注；但我情願把我自己和我的老婆子也算在這交易裏——」

我想這樣總可以抵得這數目吧。」

「就是這樣！算數！」

於是這個東道就定當了。飯店主人的馬車馳到門前，這兩個英國人和這農夫走進車子，就駕着去了。瞬息間，他們已停在農夫的草舍旁。

「晚安，老婆子。」

「晚安，好人。」

「我已經掉好了。」

「啊，很好，你是很有打算的。」婦人說。

她就擁抱他，不曾注意到這兩個陌生人，也不曾留心到那袋子。

「我拿馬來掉一隻牛，」他說。

「謝天謝地，我們有牛乳喝了！」她說。「現在我們桌子上將有多量的牛乳牛油，和乾酪餅了！那是一樁極好的交易！」

「是的，但是我已把這隻牛掉做一隻綿羊了。」

「啊，那是更好了！」妻子喊道。「你的打算常常很精明；我們正好飼養一隻綿羊。母羊的乳和乾酪餅，羊毛的短衫和襪，牛不能夠供給這些東西，牠的毛祇不過脫落掉。你的打算多精明啊！」

「但是我已把這羊掉做一隻鵝了。」

「那末我們今年將真有得喫炙鵝肉了，你可愛的好人兒。你常常想到些能使我喜歡的東西。這是多麼有趣啊！我們可以在鵝腿上

繫一條繩，然後讓牠去跑，使牠到燒烤時好更其肥壯些。」

「但是我已把這隻鵝掉做一隻雞了，」農夫說：

「一隻雞嗎？那倒掉得很便宜呢，」婦人回答道。「雞會生蛋來孵化，我們將要有小雞了；我們將要有一個很大的養雞場，這正合我的意思。」

「是的，但是我已把這一隻雞掉做一袋腐爛的蘋果了。」

「啊！那我必定要給你一個吻。」妻子叫道。

「我親愛的好丈夫！現在我要對你說一樁事。你可知道，今天早上，差不多你離開我不久，我就想着今晚晚餐我將要拿什麼好東西來給你做飯菜，於是我想起了魚子和醃肉炒甜菜。魚子和醃肉我已



經有了，只缺得甜菜，因此我跑到塾師家去——我曉得，他們備有很多的蔬菜——但是這位師母是一個很鄙吝的婦人。我請求她借我一把蔬菜。『借啊！』她高聲道，『我沒有什麼來借。我連一隻腐爛的蘋果都不能夠借給你，我親愛的婦人。』但是現在，我能夠借給她十隻，或者一滿袋，因此我非常的快活，這真叫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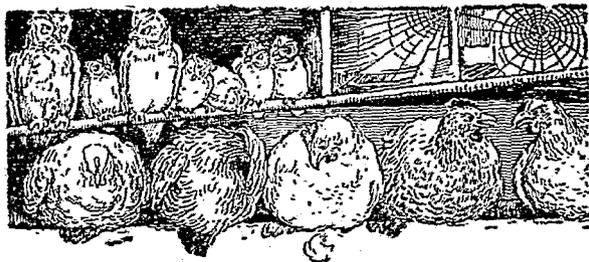
好笑！於是她給他一個熱切的吻。

「這個很好玩，」兩個英國人一齊說，「越弄越壞，越壞越開心。出錢來看這種把戲，倒是很值得的。」

於是他們付了一百二十鎊金子給農夫——因為他非但不受譏嘲而反得到一個親切的吻。

是的，他這樣做始終得到最好的報償，妻子見了，總堅說，她的丈夫最有分寸，他不論怎麼做總是不錯的。

這是我在小孩時所聽見的一個故事；現在，你們也已聽到牠了，並且知道「好人做的總不錯。」



## 那是的確的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一隻母雞說。她說這話的地方並沒有發生這件意外的事情。「那是雞棚裏的一件很可怕的事啊！今天晚上，我一個人是睡不着的！幸虧我們的雞埘裏有着許多的同伴。」於是她講了一個故事，其他的雞聽了，一個個都羽毛直豎，連公雞的冠也垂倒了。那是的確的！

但是我們將要從頭說起；這事情是發生在這城中的一另區域的一個雞棚裏。太陽已經落下去了，家禽們都跳上棲木去就宿。那里有一隻母雞，生着白的羽毛和短的腿，她生了好許多的蛋，從各方面看來，她總是一隻可尊敬的母雞；當她跳上棲木的時候，她用嘴來啄了啄她自己，因此就落下幾根羽毛來。

「好，落去了！」她說。「我越啄我自己，便越變得美麗！」她很快樂地說。因為她在母雞當中，要算是一個滑稽家，雖然我曾經說過，她是很可尊敬的，不久她去睡了。

四周很黑暗；母雞們並排地坐着。但是，坐在那隻快樂的母雞的旁邊的一隻，卻睡不着；她已聽得快樂的母雞的話，雖然她並沒有留

心來聽；一個人在靜寂中，是的確會得這樣的；可是她忍不住去告訴她近旁的一個鄰人。

「你可曾聽見方纔的話麼？我姑且不指出那傢伙的名字來；但是，這里有一隻母雞，她要啄去她的羽毛，扮好看來。倘使我是一隻公雞，我一定看不起她。」

正當母雞們的上面，坐着一隻貓頭鷹，同她的丈夫和幾個小孩子；這一家人都有敏銳的耳朵，鄰雞所說的話，他們個個字都聽見了；他們滾了滾眼睛，母貓頭鷹就拍着翅膀說道：

「不要去聽牠！但是，我想，你大概已經聽得那里所講的話了吧。我已親自聽見了，一個人在耳朵未曾落去以前，一定聽得很多的。在

這許多母雞中，有一隻竟完全忘記了一隻母雞所應有的行爲，她要將身上的羽毛統統拔去，然後去給公雞看。」

「不要給孩子們聽見。」公貓頭鷹說：「那是不配給孩子們聽的。」

「我要告訴鄰人去；她是一位很值得結交的朋友。」她說着，就飛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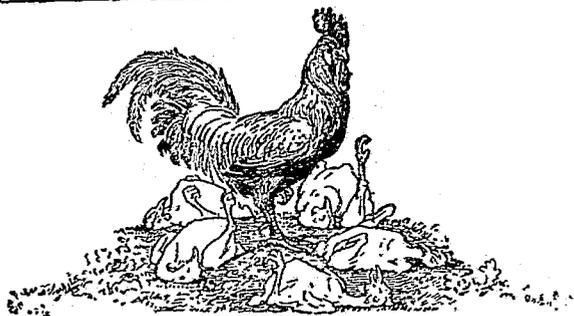
「呼！呼！——呼！」他們回到鄰近的鴿子窠前，對裏面的鴿子叫道，「你們聽見麼？你們聽見麼？呼！呼！有一隻母雞，爲了公雞而將她的羽毛統統拔去，假使她現在沒有死，他將來一定要凍死的。」

「咕！咕！哪里，哪里？」鴿子們叫道。

「在鄰近的禽場裏，我親自看見的。這故事說起來雖然不像，但那是的確的！」

「我們相信：我們每個字都相信！」鴿子們咕咕地說，於是他們咕咕地走到他們自己的食場裏去了。「有一隻母雞，也有人說是兩隻，她們已經把她們的羽毛統統拔去了。這樣，可以使她們有和其餘的不同的形狀，和引起公雞的注意。那是一個冒險的計劃，因為這樣很容易傷風，和發寒熱病死，末來她們果真都死了。」

「醒來！醒來！」公雞叫着，飛上了籬笆，他的睡眠雖很沈重，但是他還是叫着。「三隻母雞，因為和一隻公雞的不幸的戀愛，一齊死了。她們把身上的羽毛統統拔去。那是一個可怕的故事。我不願自守祕」



密，讓牠再傳開去。」

「讓牠再傳開去麼！」蝙蝠們尖聲說：於是母雞們叫着，公雞們啼着，「讓牠再傳開去！讓牠再傳開去！」因此這故事從這個食場傳到那個食場，終於仍舊回到出事的原地方。

「五隻母雞」他們都說，「把身上的羽毛統統拔去，因為要顯出她們對公雞的愛，誰最消瘦，後來她們互相啄着，都倒地死了。這對於她們的族類，是很羞辱的，而對

於她們的主人，也是極大的損失。」

那隻失去幾根疏鬆的小羽毛的母雞，當然不知道這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又因為她是一隻可尊敬的母雞，所以她說：

「我看不起那些雞，但是那樣的雞很多。一個人對於這樣的事情，是不應隱瞞的，我要盡我的能力，將這故事登載到報紙上去，好教牠傳佈全國。這樣對於那些雞和她們的家族，都是很有益的。」

這件事登到報紙上了；印行了。那是的確的——幾根小羽毛會得擴大起來，變成五隻母雞。

## 一個大悲哀

這個故事實在包含着兩段，第一段是可以略去的，但是牠告訴我們一些詳細的情形，所以看看也好。

有一次我在鄉下的一個紳士家裏耽擱了幾天，恰巧主人和主婦都出外去了。那時，忽從附近的鎮上來了一個婦人要會見主人，她攜了一隻哈叭狗，據說是要來轉讓牠硝皮場裏的股分的。她身邊帶有票據，我就叫她把这些套在信封裏，上面寫明了業主的姓名和地址，「軍需總監……」

她留心地聽着我的話，攪了筆，遲疑了一會，然後求我把姓名地址把再慢慢地念了一遍。我答應了，她就寫下去；但是在她寫到「軍需……」的中間，她就躊躇起來，深深地嘆了口氣，說：「可憐我是個女人！」當她寫的時候，哈叭狗坐在地板上，高聲狂吠。她之所以帶他出來，原是要逗他的歡喜和增進他的康健；所以，我們將他放在地板上，也未免太待慢他了。這哈叭狗生着一個塌鼻子和一個極肥大的背脊，所以他的外貌，看去很特別。

「他不咬人，」婦人說，「他沒有牙齒。他好像是家庭裏的一員，很忠心，只是有一點粗率，這是他被我的孫兒們所戲弄到如此的；他們玩結婚時，便叫他扮做伴娘，這對於他是很難勝任的事情——可

憐的老東西。」

於是她交付了票據，把哈叭狗抱在臂上走了。這便是故事的第一段，而可以略去的。

哈叭狗死了！這是第二段。

大約是在一禮拜以後，我到鎮上去，住在一家旅館裏。旅館的窗子，恰巧對着硝皮場，這個場用一統木板來攔做兩部；在那一邊放着許多大大小小的生的熟的皮革。在這一邊放着硝皮時所需用的一切用具，這是屬於那個寡婦的。哈叭狗已在早上死了，並且已經埋葬在硝皮場的這一邊。這寡婦（這是指硝皮商的寡婦，因為哈叭狗不會出嫁過）的孫兒們，堆了一個墳，這個墳很美麗——哈叭狗躺在



那里，一定是很快活的。

墳的四周，圍着些花盆的碎片，上面撒滿黃沙；在墳的頂端埋了半個啤酒瓶，瓶頸向着上面，這是全然沒有寓意的。

小孩子圍在墳的四周跳舞，其中最大的那個孩子，實際上祇是一個七歲的男孩，提議要給哈叭狗在墳上

舉行一個展覽會，叫一切住在這條小巷裏的孩子們來觀看；入場金定爲一粒褲紐，因爲每個男小孩總一定有一粒褲紐，並且各人還可以送一粒給一個小女孩的。這個提議就被歡呼地採用了。

於是這條巷裏的——是的，就是後面的小巷裏的——一切的孩子，都羣集在這個地方，各人都拿出一粒褲紐來。在這個下午，有許多聽見了這消息而來參觀的孩子，都只繫着一根褲帶；現在他們看了這哈叭狗的墳墓，都非常感動。

但是在硝皮場的前面，近入口的地方，站着一個衣服破碎的小女孩，面貌生得很美麗，彎曲的頭髮，碧藍的眼睛，看去非常有趣。這孩子一聲也不響，也並不哭泣；但每當這小門開開的時候，她就向着場

上仔仔細細地瞧了一回，她沒有紐子——這個她很懂得，所以她愁悶地逗留在外邊，一直等到其他的孩子都看過墳場回去了；於是她坐下來，把她的一雙櫻色的小手，掩住了她的眼睛，暗自流淚；只有這一個女孩子，不曾看見哈叭狗的墳墓。這對於她是一個大悲哀，和不論哪一個成年人所能經驗得的一個大悲哀一樣。

我是從上面看見這樁事情的，從上面看來，我們自己和別人，各有很多的悲哀，會使我們啞然失笑的！這就是那個故事，如其有誰還不明白這故事，他可以向寡婦的硝皮場裏去買一股股份來便可分曉了。

##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

記得有人——不知是誰了——說過，如果你的情人或妻子給人家，即使是你最知己的朋友，愛上了，你必認爲是一種侮辱，決不肯輕輕地容忍的；甚而，他成了你的敵人，你又漲紅了臉去和他鬪一個勝負，或串演一齣「喬醋」；不然，你便是傻子。

但是，你的疼愛的小寶寶給人家從他母親的懷裏抱起，儘他去吻着偎着，說出千百聲甜蜜的寵愛他的話，你非但不因此而含酸而動怒，並且，你將覺得你是驕傲，你是無上的光榮。這是多麼的矛盾，人類的心理！

孩子是天使！孩子能獲有廣大的普汎的寵愛之幸運！我們對他惟有欣羨！

我們都算是大人（？）了，黃金的童年之夢，已被我們的繼承者喚破，任你是怎樣的眷戀。我們再不能躺在母親的懷裏，靜聆她和諧的眠歌；或是倚在她膝前，使性地強着她給講故事。

而且，我們卻又輪值是孩子的施愛的人了！我們該盡我們的能力，給他們以充分發展的機緣，我們要灌餵以滋養劑，使他們得長成一個健全的人！

我們應給他們的生活以愉快；我們應滿足他們遊戲的精神；我們應與他們以正確觀察的能力；我們應擴展他們情緒的力量；啓發他們想像的能力，訓練他們的記憶，運用他們的理性；我們應增加他們對於社會的關係的強度；……。

於是，我們要給他們以文學，適宜於他們的文學，他們自己的文學。

根據着這樣的信條，我們幾個人便忘其無似，想做一些工作，貢獻給我們親愛的孩子，作爲我們的敬禮。

我們都是對於這件工作感覺到興趣的，而且，我們自信這是我們的纖弱的能力所能及的；於是，我們更把這個工作引爲我們自己的責任，將永久地永久地在這塊田土裏墾植！我們還想約集幾位在這件工作上已有成就的朋友一齊努力。

我們的最初的工作，是編譯一部「世界少年文學叢刊」。在兒童學上的分期，大概是這樣的：從一歲到三歲是嬰兒期，三歲到十歲是幼兒期（通常又分爲兩

期，六歲以前爲前期，以後爲後期）十歲到十五歲是少年期。十五歲到二十歲是青年期；我們在這裏所稱爲的「少年文學」，自然是適用於少年期的，然而，其中一部份卻也適宜於後期幼兒期的。爲事實上的便宜起見，就這樣的混稱了。

我們的取材，先從翻譯重述着手，譯筆務使淺顯，使適宜於纔讀過幾年書的孩子的自閱。

我們認爲粗紙鑄字的印刷，對於讀者是一種侮辱，尤其是兒童。我們在這裏將盡量地加入美麗的插圖，印刷和裝幀，都以美麗爲前提。

我們想在這部叢刊裏，分成下列各種，幼兒期以奇異幻想爲尙，所以童話，故事，兒歌等是適宜於這期的；少年期爲浪漫的情緒發達之期，故小說，神話，傳說等是最適宜的了。現在把一類一類加以簡略的說明：

(一)童話 我們在這裏所稱的童話，是指最狹義的童話，換句話說，就是專指 *Modern Fantastic Tales* 一類東西而言的。牠是有個別的作者，因此有個別的风格而且具有藝術的描寫，有結構，敘事與抒情並重的。安徒生，王爾德的作品，

自然是屬於這類，其他像羅斯金的金河王。科洛提的木偶的冒險，金司萊的水孩，拉綺爾洛孚的尼爾奇遇記都是。

(二)故事 這裏所謂的故事。是指「民間童話」而言，乃是「原始社會的文學」，「口述的文學」，保存在民間婦孺們的口頭，藉人類交話本能而輾轉相傳說着，必須經了文人的記錄，纔寫在書本上的，與上一類適成相反。格列姆和阿司皮龍生等便是牠們的最好的記錄者。

(三)小說 這類的作品，繙譯似不甚相宜，大部都要重述的。如魯濱遜漂流記，瑞士家庭魯濱遜，吉訶德先生，格列佛遊記，聖誕節歌等都是極好的材料，然直譯究不適用於兒童，必須加以極忠實的謹慎的重述纔可。中國的固有材料，若西遊記等亦須加以整理和節述。

(四)神話 除各民族的神話外。凡文學家利用牠作題材的作品，亦須收入，如霍爽的奇書，丹谷閒話，金司萊的英雄等是。

(五)傳說 這類材料最適宜於少年期，大部分是保存在史詩裏，我們想從希

騰起，把所有各民族的重要的史詩，都要介紹過來。

(六) 寓言 我們注重在故事的本身，並不是把牠作爲修身教科書用的。

(七) 兒歌

(八) 兒童劇 前者注重在韻節；後者注重在趣味及易於扮演。

(九) 名著述略 有許多偉大的作品，文辭甚爲深奧，但其豐富的題材，常爲兒童所喜閱！於是我們把牠重述做較爲簡易閱讀的故事，如莎士比亞的戲曲，有幾篇便是適宜於用這個方法的。

我們編譯這叢刊的目的，固然是給孩子閱讀。然而還得着兩個附帶的效用：一個是文學的欣賞，一個是民俗學的研究。第二第四第五等項和第七的一部份，我們相信對於民俗學上是有很大的意義的；至少是給他們以很重要的材料。

我們的工作，剛在開始，我們敬以十二分的誠意希望大家的幫助與指教。

章錫琛先生允許這個叢刊在他的開明書店裏出版，豐子愷先生肯替牠加上美麗的扉畫，都是我們永久感激的！

(調孚)

#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目錄一

徐安 調徒 學生 譯著	趙安 景徒 深生 譯著	顧安 均徒 正生 譯著	謝安 頌徒 義生 譯著	顧薛 均克 正來 譯著	張吉 友下 松林 譯著	顧安 均徒 正生 譯著	趙安 景徒 深生 譯著	謝羅 頌斯 蓋金 譯著	徐科 調洛 學提 譯著	顧保 均羅 正穆 譯著
母親的故事	皇帝的 新衣	小杉樹	雪后	玫瑰與指環	如此如此	夜鶯	月的話	金河王	木偶奇遇記	風先生和雨太太
[童話]										
二角五分	二角三分	實價三角	實價四角	五角五分	四角五分	實價三角	二角五分	實價五角	實價七角	實價三角

# 世界少年文學叢刊目錄二

趙景深譯	小泉八雲著 徐調宇譯	傑推迦故事 顧均正譯	胡仲持譯	貝洛爾著 鄒舒譯	阿斯下遜著 顧均正譯	趙景深譯	安徒生著 調孚均正譯	安徒生著 顯均正譯	陶夫羅丁著 蔣學楷譯	金司萊著 恆信譯
意大利故事集	日本故事集	聰明的審判	西藏故事集	鵝媽媽的故事	三公主	柳下	蝴蝶	沼澤王的女兒	陶立德博士	水孩
[故事]	[故事]	[故事]	[故事]	[故事]	[故事]	[童話]	[童話]	[童話]	[童話]	[童話]
實價 角	實價 角	實價 角	實價 角	實價三角	實價三角	實價 角	實價 角	實價 角	實價 角	實價 角



■ 樹 衫 小 ■

印 翻 准 不 有 所 權 版

改 正 實 價 大 洋 三 角  
( 實 價 不 折 不 扣 外 埠 郵 費 )

版 初 月 八 年 〇 三 九 一

所 行 發

店 總 店 書 明 開

號 五 九 路 馬 四 港 上

店 分 店 書 明 開

二 三 四 路 東 愛 蕙 州 廣

市 中 街 斜 竹 樟 楊 平 北

87  
304022

